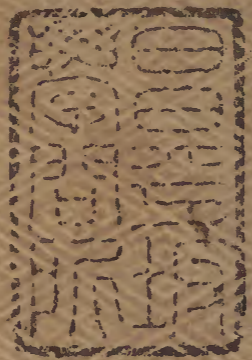


論語註疏

八之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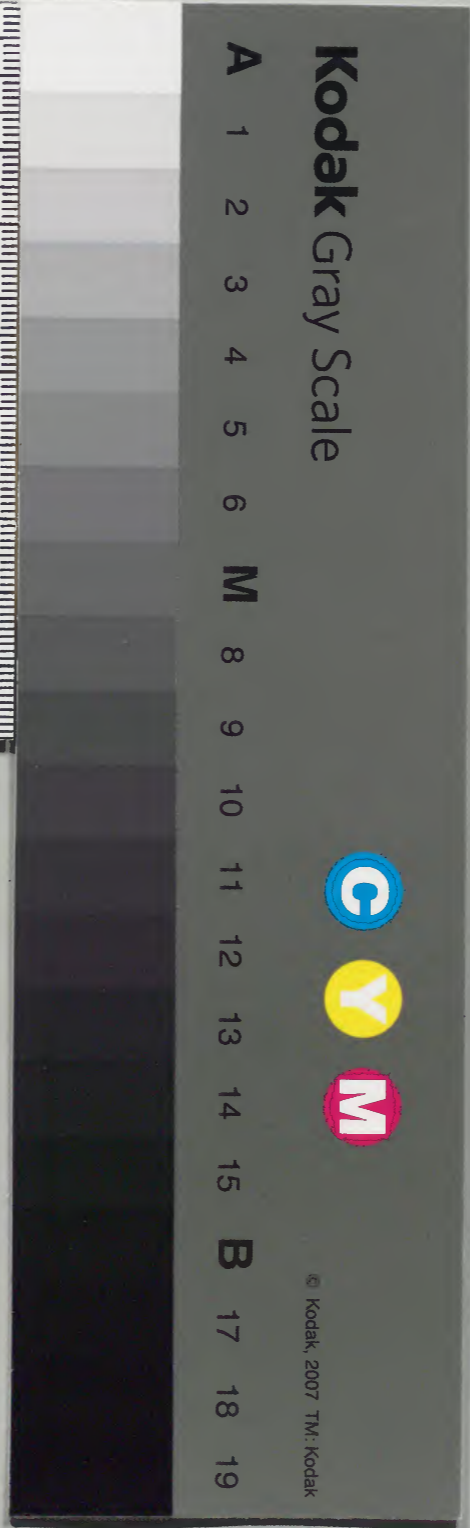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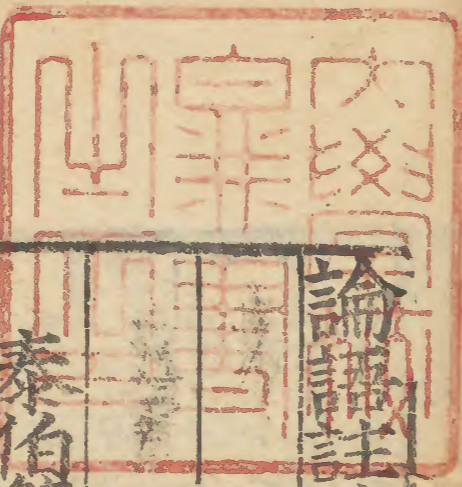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四	三	一	
		九	三	一	
九	三	八	九	一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二	四			漢
七	九			書
六	三			
南	一			
一	三			
三	冊	號	類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931
冊數	100	(91)
函號	276	25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八

魏何晏集解

書籍

宋邢昺疏

泰伯第八

正義曰此篇論禮樂仁孝之德賢人君子之風勸學立身守道為政歎美正樂鄙薄小人遂稱堯舜及禹文王武王以前篇論孔子之行此篇首末載聖賢之德故以為次也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

稱焉

王曰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弟仲雍少弟季

歷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

為至德也

疏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

泰伯讓位之德也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弟仲雍少

弟季歷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

伯三以天下讓於王季其讓隱故民無得而稱言之

者故所以為至德而孔子美之也鄭玄註云泰伯周

太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太王見季歷賢又

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有命太王疾太伯

因適吳越採藥太王歿而不返季歷為喪主一讓也

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

三讓也三讓之美皆隱蔽不著故人無得而稱焉

疏王曰至至德也正義曰云泰伯周太王之長子

云云者史記吳世家云泰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

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

歷以及昌於是泰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文身斷髮

示不可用以辟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

王泰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干

餘家立為吳泰伯泰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

子

曰泰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怠

疏意畏懼之貌言

慎而不以禮節之則常畏懼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

禮則絞**疏**馬曰絞絞刺也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

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疏

包曰興起也君能厚於親屬

不遺忘其故舊行之美者則民皆化之起為仁厚之

行不偷薄**疏**子曰至不偷正義曰此章貴禮也子

恭孫而無禮以節之則自困苦慎而無禮則怠者

畏懼之貌言慎而不以禮節之則常畏懼也勇而無

禮則絞**疏**子曰至不偷正義曰此章貴禮也子

恭孫而無禮以節之則自困苦慎而無禮則怠者

畏懼之貌言慎而不以禮節之則常畏懼也勇而無

禮則絞**疏**馬曰絞絞刺也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

故舊不遺則民不偷**疏**包曰興起也君能厚於親屬

不遺忘其故舊行之美者則民皆化之起為仁厚之

禮則亂者亂謂逆惡言人勇而不以禮節之則為亂矣直而無禮則絞者正曲為直故謂絞刺也言人而為直不以禮節則絞刺人之非也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者君子人君也篤厚也興起也偷薄也言君能厚於親屬則民化之起為仁行相親友也君不遺忘其故舊故民德歸厚不偷薄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鄭曰啓開也

曾子以為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曰言此詩者喻已常戒慎恐有所毀傷而今而後

知免夫小子周曰乃今日後我自知免於患難矣

小子弟子也呼之者欲使聽識其言曾子至小子

章言曾子之孝不敢毀傷也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

啓予足啓予手者啓開也曾子以為受身體於父母

不敢毀傷故有疾恐死召其門弟子使開衾而視之

以明無毀傷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者小雅小旻篇文也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也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者小子弟子也言乃今日後自知免於患難矣呼弟子者欲使聽識其言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馬曰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

曾子言曰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包曰欲戒敬子言我將死言善可用君子所貴乎

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

氣斯遠鄙倍矣鄭曰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

蹉蹉則人不敢暴慢之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

敢欺詐之出詞氣能順而說之則無惡戾之言入於

耳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包曰敬子忽大務小故又

戒之以此籩豆禮器曾子至司存正義曰此章

之者來問疾也曾子言之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

之將死其言也善者曾子因敬子來問已疾將欲戒

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

詞氣斯遠鄙倍矣若此其所戒之辭也道謂禮也言

則人不敢暴慢之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

誕之出詞氣能順而說之則無鄙惡倍戾之言入於

耳也人之相接先見容貌次觀顏色次交言語

善事故云近也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者敬子輕忽大

之禮之事則有所主者存焉此乃事之小者無用親

言云敬子武伯之子名捷是也正義曰案春秋左氏傳魏顆

父病將死言善可用正義曰案春秋左氏傳魏顆

偷又晉程鄭問降階之道鄭然明以將死而有惑疾

此等並是將死之時其言皆變常而曾子云人之將

死其言也善者但人之疾患有深淺則神正之時

則神亂故魏顆父初欲嫁妾是其神正之時曾子云

其言也善是其未困之日且曾子欲偷生則趙孟善其

中庸已下未有疾病天奪之魄敬欲偷生則趙孟善其

禮天官籩豆者其容實皆四升釋器云木豆謂之豆

竹豆謂之籩豆盛菹醢籩盛棗栗以供祭祀享燕故云禮器也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

而不校包曰校報也言見侵犯不報昔者吾友嘗

從事於斯矣馬曰友謂顏淵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

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者校報也言其好學持謙見侵

犯而不報也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言能行此上之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孔曰六尺之孤幼少之君

可以寄百里之命孔曰攝君之政令臨大節而不

秦伯

可奪也天節安國家定社稷奪不可傾奪君子人

與君子人也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者

謂可委託託以幼少之君也若周公霍光也可以寄百

節而不可奪也者奪謂傾奪大節謂安國家定社稷

言事有可以安國家定社稷臨時固守羣衆不可傾

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者言能此已上之事可以

謂之君子人與與者疑而未定之辭審而察之能此

上事者謂君子無復疑也故又云君子人也

孔曰六尺之孤幼少之君正義曰鄭玄註此云六

尺之孤年十五已下言已下者正謂十四已下亦可

寄託非謂六尺可通十四已下鄭知六尺年十五者

以周禮卿大夫職云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

五尺

五尺

五尺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包曰弘大也

毅強而能斷也士弘毅然後能負重任致遠路仁以

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孔曰以仁

為己任重莫重焉死而後已遠莫遠焉曾子至遠

曰此章明十行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

道遠者弘大也毅強而能斷也言士能弘毅然後能

負重任致遠路也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

子曰興於詩包曰興起也言脩身當先學詩立於禮

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士則死而後已遠莫遠焉

卷之

疏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正義曰此章認人

也立身成德之法也興起也言人脩身當先起於詩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用也可使用而不

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疏子曰民可使由

也。正義曰此章言聖人之道深遠人不易知也由用

不能知也民可使用之而不可使知之者以百姓能日用而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包曰好勇之人而患疾已貧賤

者必將為亂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包曰疾惡

太甚亦使其為亂疏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

疾之已甚亂也。正義曰此章

說小人之行也言好勇之人患疾已貧者必將為逆
亂也人若本性不仁則當以禮孫接不可深疾之若
疾惡太甚亦使為亂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註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

已正義曰此章戒人驕吝也周公旦也大聖

鄙吝其餘雖有善行不足觀也言為鄙吝所捨棄也

公此孔子極言其才美而云周公恐與彼相嫌故註者明之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註子曰穀善也言人

三歲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也所以勸人學

卷八

子曰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正義曰此章學不
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也所以勸人學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註包曰言行當常

然危邦不入始欲往亂邦不居今欲去亂謂臣弑

君子弑父危者將亂之兆邦有道貧且賤焉恥

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疏子曰至恥也○正

道也子曰篤信好學者言厚於誠信而好樂問也守

死善道者守節至死不離善道也危邦不入亂邦不

謂始欲往見其亂邦不復入也不居謂今欲見其

賤焉恥也者恥其不得明君之祿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者恥食污君之祿以致富貴也言人之為行當常如此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註孔曰欲各專一於其

職疏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正義曰此章戒人各專一守於其本職也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註

鄭曰師摯魯太師之名始猶首也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

其亂者洋洋盈耳聽而美之疏子曰師摯之始

洋洋盈耳哉○正義曰此章美正樂之音也師摯魯太師名也始猶首也關雎周南篇名也

樂之首章也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洋洋盈耳聽而美之

子曰狂而不直註孔曰狂者進取宜直侗而不愿註孔

曰侗未成器之人宜謹愿慤慤而不信註包曰慤慤

慤也宜可信吾不知之矣註孔曰言皆與常度反我

不知之疏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慤慤而不信吾

性與常度反也征者進取宜直而乃不直侗未成器之人宜謹愿而乃不愿慤慤也謹慤之人宜信而乃不信此等之人皆與常度反我不知之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註學自外入至熟乃可長久

如不及猶恐失之疏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正義曰此章勸學也言學自外入至熟乃可長久故勤學汲汲如不及猶恐失之也何況怠惰而不汲汲者乎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註美舜禹也

信已不與求天下而得之巍巍高大之稱疏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正義曰此章美舜禹也

巍巍高大之稱言舜禹之有天下自以功德受禪不與求而得之所以其德巍巍然高大也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註

孔曰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蕩蕩乎民無能名

焉註包曰蕩蕩廣遠之稱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

其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註功成化隆高大巍巍

煥乎其有文章註煥明也其立文垂制又著明疏曰

至文章○正義曰此章歎美堯也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惟天為大唯堯則之者則法也言大矣哉堯之為君也聰明文思其德高大巍巍然有形之中唯天為大萬物資始四時行焉往堯能法此天道而行其化焉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蕩蕩廣遠之稱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其名者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者言其治民功成化隆高大巍巍然煥乎其有文章者煥明也言其立文垂制又著明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註孔曰禹稷契臯陶伯益武王

曰予有亂臣十人註馬曰亂治也治官者十人謂周

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

宮适其一人謂文母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
際於斯為盛有婦人九人而已註孔曰唐者堯號虞
者舜號際者堯舜交會之間斯此也言堯舜交會
之間比於周周最盛多賢才然尚有一婦人其餘九
人而已人才難得豈不然乎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
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註包曰殷紂淫亂
文王為西伯而有聖德天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
以服事殷故謂之至德疏舜有至已矣○正義曰此
五人而天下治者言帝舜時有大才之臣五人而天
下大治五人者禹也稷也契也皋陶也伯益也武王

曰予有亂臣十人者亂治也周武王曰我有治
臣十人者謂周公旦也召公奭也太公望也畢公也
榮公也太顛也闕也散宜生也南宮适也其一人
謂文母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
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者記者舉舜及武王之特
才之際者堯舜交會之間也斯此也言堯舜交會
之際於此周周最盛多賢才也然尚有一婦人其
餘九人而已大才難得豈不然乎三分天下有其
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者此孔
子因美周文王有至聖之德也言殷紂淫亂文王
有聖德天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以服事殷故
謂之至德也○註孔曰禹稷契皋陶伯益○正義曰案
史記及舜典禹名文命餘之子也舜命為后稷布
種百穀之官也契亦帝嚳之子也佐禹治水有功
舜命作司徒布五教之官也伯益皋陶之子舜命
作虞官掌山澤之官也

也。○馬曰至文母。正義曰云亂治也釋詁文云
十人謂周公旦以下者先儒相傳為此說也。案史記
世家云周公名旦武王之弟也封於魯食采於周謂
之周公召公名奭與周同姓封於燕食采於召謂之
召公太公望呂尚也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為四岳佐
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本姓姜氏從其
封姓故曰呂尚呂尚蓋嘗窮困於老矣以魚釣好周
西伯西伯將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豸以魚釣非虎
非熊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伯當有聖人適於
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於
周以興與俱歸立為太子師劉向別錄曰師之法曰
望載與俱歸立為太子師劉向別錄曰師之法曰
故曰師尚父亦男子之名號孫子兵法曰周之興
也呂牙在殷則牙又是其名字武王已平商而王天
下封師尚父於齊畢榮皆國名入為天子公卿畢公
文王之子太閔散南宮皆氏顛天宜生造皆名也文
武王召南言后妃夫人者皆是也。○孔曰至然中

○正義曰云唐者堯號虞者舜號者史記諸書皆
堯帝嚳之子帝摯之弟摯崩摯立摯崩乃傳位於堯
書傳云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為天子遂以為號或謂
之陶唐氏書曰惟彼陶唐世本云帝堯為陶唐氏
昭云陶唐皆國名猶易稱殷商也案經傳契居商故
湯以商為國號後盤庚遷殷故殷商雙舉歷檢書傳
未聞帝堯居陶而以陶冠唐蓋以二字為名所稱或
單或複也舜之為虞猶禹之為夏外傳稱禹氏曰有
夏則知舜氏曰有虞類項已來地為國號而舜有天
下號曰有虞氏是地名也王肅云虞地也皇甫謚云
堯以二女妻舜封之於虞今河東大陽山西虞地是
也然則舜居虞地以虞為氏堯封之虞為諸侯及王
天下遂為天子之號故從微至著常稱虞氏。○書傳
曰至至唐。○正義曰云殷紂淫亂者紂為淫亂。○書傳
備言若泰誓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之類是也。○文
王為西伯而有聖德者鄭玄詩譜云周之先公曰太
王者避狄難自遜焉而脩德建王業商王曰太
之初命其子王季為西伯至紂文命文王與治南國

江漢汝墳之諸侯是謂文王繼父之業為西伯也設
之州長曰伯謂為殷州伯也周禮八命作牧殷之州
牧蓋亦八命如旱麓傳云九命然後錫以柁圭贛
孔叢云羊容問於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
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為王者之後大王王
季皆為諸侯奚得為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云
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贛柁
之錫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為伯猶周召分
陝皇甫謐亦云王季於帝乙殷王之時賜九命為西
長始受圭贛柁皆以為王季受九命則以王季為
鄭伯也文王亦為州伯故西伯戡黎註云文王為雍
州之伯南兼梁荆在西故曰西伯文王之德優於主
季文王尚為州伯明王季亦為州伯也楚辭天問曰
伯昌號哀秉鞭作牧王逸註云伯謂文王也鞭以喻
政言紂號令既衰文王執鞭持政為雍州牧天問屈
原所作去聖未遠謂文王為牧明非太伯也所以不
從毛說言至紂又命文王者既以繼父為伯又命之

使兼治南國江漢汝墳之諸侯周太紀云季
任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後
果受命為文王也云云天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服
事殷者鄭玄又云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故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鄭既引論
語三分有二故據禹貢州名指而言之雍梁荆豫徐
揚歸文王其餘冀青兗屬紂九州而有其六是為三
分有其二也書傳云文王率諸侯以事紂是猶服事
殷也紂惡賢蓋文王不忍誅
伐猶服事之故謂之至德也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

孔子推禹功德之盛美言

已不能復間廁其間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
菲薄也致孝鬼神祭祀豐潔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
孔子損其常服以盛祭服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吾流

圭

包曰方里為井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為成

成間有洫洫廣深八尺禹吾無間然矣子曰至然

曰此章美夏禹之功德也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者謂

謂間也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者此下言其無間

事也菲薄也薄已飲食致孝鬼神令祭祀之物豐多

絮靜也惡衣服而致美乎敬冕者敬冕皆祭服也言

禹降損其常服以盛美其祭服也卑宮室而盡力乎

溝洫者溝洫田間通水之道也言禹卑下所居之宮

室而盡力以治田間之溝洫也以常人之情飲食務

於肥濃禹則淡薄之衣服好其華美禹則寵惡之宮

室多尚高廣禹則卑下之飲食鬼神所享故云盡力

祭服備其采章故云致美溝洫入功所為故云盡力

也禹吾無間然矣者美之深故再言之子曰孔曰

其常服以盛祭服正義曰鄭玄注此云敬冕是祭服

之衣冕其冠也左傳晉侯以敬冕命士會亦常然

敬故膝也祭服謂之敬其他謂之禪俱以常為之

同而色異禪各從棠色敬其色皆赤尊卑以深淺為

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大夫赤而巳大夫以上冕服

悉皆有敬故禹言敬冕左傳亦言敬冕但冕服自有

尊卑耳周禮司服云王之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

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之服祀昊天上帝則

驚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

小祀則玄冕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左傳士會敬冕當

是希冕也此禹之敬冕則六冕皆是也曰包曰至

八尺。正義曰方里為井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十

里為成成間有洫洫廣深八尺者案考工記匠人為

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

畦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

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二尋深二

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九夫為井井者方

九夫所治之田也采地之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三

夫為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

夫為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

夫為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

賦稅其治備也方十里為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
出田稅緣邊一里治血方百里為同同中容四都六
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
邊千里治澮是溝血之法也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八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九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子罕第九 正義曰此篇皆論孔子之德行也故以次秦伯堯禹之至德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子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

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也 疏

言利與命與仁。正義曰此章論孔子希言難及之事也。罕希也。與及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孔子以其利命仁三者常人寡能及之。故希言也。○子罕者至言也。○正義曰釋話云希罕也。轉互相訓。故罕得為希也。云利物者義之和也。乾卦文言文也。言天能利益庶物。使物各得其宜而

和同也此云利者謂君子利益萬物使物各得其宜
足以和合於義法天之利也云命者天之命也者謂
天所命生人者也天本無體亦無言語之命但人感
自然而生有賢愚吉凶窮通夭壽若天之付命遣使
之然故云天之命也云仁者行之盛也者仁者愛人
以及物是善行之中最盛者也以此三者中知以下
寡能及知故孔子希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鄭曰達巷

者黨名也五百家為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
不成一名而已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

執射乎吾執御矣鄭曰問人美之承之以謙吾執

御欲名六藝之甲也論孔子道藝該博也達巷黨

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者達巷者黨名
五百家為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
而已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
執御矣者孔子聞人美之承之以謙故告謂門弟子
曰我於六藝之中何所執守乎但能執御乎執射乎
乎者疑而未定之辭又復謙指云吾執御矣以為人
僕御是六藝之甲者孔子欲名六
藝之甲故云吾執御矣謙之甚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孔曰冕緇布冠也

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為之純絲也終易成故從儉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王曰臣

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成禮時臣驕泰故於上拜

今從下禮之恭也孔子曰至從下。正義曰此章記

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為之故云麻冕禮也今
也謂當孔子時純絲也絲易成故云純儉用絲雖不
合禮以其儉易故孔子從之也拜下禮也今拜乎上
泰也雖違眾吾從下者禮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
後升成拜是禮也今時之臣皆拜於上長驕泰也孔
子以其驕泰則不孫故違眾而從下拜之禮也下拜
禮之恭故也○冠者首服也曰至從儉○正義曰冕緇布
冠也者冠者首服也曰至從儉○正義曰冕緇布
為緇布冠也士冠禮曰陳服緇布冠冠類項青組纓屬
干類記曰始冠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
緇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云古者績
麻三十升布以為之者○正義曰喪服云布八十縷為升
○冠王曰至恭也○正義曰云臣之與君行禮者下
拜然後升成禮者案燕禮君燕御大夫之禮也其禮
云公坐取大夫所媵解興以酬賓賓降階下再拜
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鄭註升成拜復再拜稽
首也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又觀禮天子賜侯
氏以車服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兩階陳

面大史氏古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侯氏降西階
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皆是臣之與君行禮下
拜然後升成禮也

子絕四母意以道為度故下任意母必用之則行

舍之則藏故無專必母固無可無不可故無固行

毋我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而不自異唯道是從

故不有其身子絕四母意母必母固母我。正義

也母不也我身也常人師心徇惑自任已意孔子以
道為度故不任意常人行藏不能隨時用舍好自專
必惟孔子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不專必也常人之情
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好堅固其所行也孔子則無
可無不可不固行也人多制作自異以擅其身孔子
則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聚和光同塵而不自異

吾

三

大

故不有其身也

子畏於匡

註

包曰匡人誤圍夫子以為陽虎陽虎曾暴

於匡夫子弟子顏尅時又與虎俱行後尅為夫子御至於匡匡人相與共識尅又夫子容貌與虎相似故匡人以兵圍之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

註

孔曰茲

此也言文王雖已死其文見在此此自謂其身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

註

孔曰文王

既没故孔子自謂後死言天將喪此文者本不當使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喪也天之未喪斯文也

人其如予何

註

馬曰其如予何者猶言奈我何也

之未喪此文則我當傳之匡人欲奈我何言其不能

違天以害已也

註

子畏至予何正義曰此章記孔

以兵圍孔子記者以衆情言之故云子畏於匡者謂匡人孔子無所畏也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者孔子以弟于等畏懼故以此言論之茲此也言文王雖已死其文豈不見在我此身乎言其文見在我此身也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者後死者孔子自謂也文王既没故孔子自謂已為後死者言天將喪此文者本不當使我與知之今既使我知之予何者如予何猶言奈我何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當傳之匡人其欲奈我何言匡人不能違天以害已也也

也。包曰至圍之。正義曰此註皆約世家述其

語

也

其

為僕以策指之曰昔日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
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畏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
孔子狀貌類陽虎拘焉五日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
懼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已下文與此正同
是其事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宰大夫官名或吳或宋未可分也疑孔子多能於小

藝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大聖之德又使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

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少小貧賤常自執事故多能為鄙人之事君子固不

當多能

多能也者大宰大夫官名大宰之意以為聖人當務

大忽小今夫子既曰聖者與又何其多能小藝乎以

為疑故問於子貢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

也者將大也言天固縱大聖之德又使多能也子聞

之曰大宰知我乎者孔子聞大宰疑已多能非聖故

云知我乎謙謙之意也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者又

說以多能之由也言我自小貧賤常自執事故多能

為鄙人之事也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者又言聖人君

子當多能乎哉言君子固不當多能也今已多能則

云大宰大夫官名者案周禮大宰六卿之長卿即上

大夫也故云大夫官名也云或吳或宋未可分也者

以當時惟吳宋二國上大夫稱大宰諸國雖有大宰

非上大大夫故云或吳或宋未可分也鄭云是吳大宰

語也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又子貢嘗適吳故鄭以

為是吳太
宰嚭也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鄭曰牢弟子子牢也試用也

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技藝試故藝。正義

曰此章論孔子多技藝之由但與前章異時而語故

分之牢弟子琴牢也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

於時故多能技藝。牢弟子子牢也。正義曰家

語弟子篇云琴牢衛人也字子開一字張此云弟子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知者如意之知也知者言

未必盡今我誠盡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

兩端而竭焉孔曰有鄙夫來問於我其意空空然

我則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之竭盡所知不為有

疏子曰至竭焉。正義曰此章言孔子教人必盡其

也孔子言我有意之知不盡以教人乎哉無之也

常人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者此舉無知而誠盡之

事也空空虛心也叩發動也兩端終始也言設有鄙

賤之夫來問於我其意空空然我則發事之終始兩

端以告語之竭盡所知不為有愛言我教鄙夫尚竭

盡所知况知禮義之弟子乎明無愛惜乎其意之所

也者知意之知猶意言意之所知也云知者知意之知

盡者言他人之短者言之以教人未必竭盡所知謂

多所愛惜也云今我誠盡者謂孔子言今我教

人實盡其意之所知無愛惜也故云無知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孔曰聖人受命

則鳳鳥至河出圖今天無此瑞吾已矣夫者傷不得

見也河圖八卦是也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正義曰此章言孔

子傷時無明君也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今天無此瑞則時無聖人也故歎曰吾已矣夫傷不得見

也此瑞則時無聖人也故歎曰吾已矣夫傷不得見

也此瑞則時無聖人也故歎曰吾已矣夫傷不得見

也此瑞則時無聖人也故歎曰吾已矣夫傷不得見

也此瑞則時無聖人也故歎曰吾已矣夫傷不得見

也此瑞則時無聖人也故歎曰吾已矣夫傷不得見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包曰冕者冠也大夫

之服瞽者也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包曰作起

也趨疾行也此夫子哀有喪尊在位恤不成人疏子

至必趨正義曰此章言孔子哀有喪尊在位恤不成人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齊哀周親之喪

服也言齊衰則斬衰從可知也冕冠也大夫之服也瞽育也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者作起也趨疾行

也言夫子見此三種之人雖少坐則必起行則必趨

顏淵喟然歎曰喟歎聲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言不

可窮盡瞻之在前忽然在後言恍惚不可為形象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循循次序貌誘進也言夫子

正以此道進勸人有所序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

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註孔曰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節約我

使我欲罷而不能已竭我才矣其有所立則又卓然

不可及言已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之所

立**疏**顏淵至也已○正義曰此章美夫子之道也顏

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

然在後者喟歎聲也彌益也顏淵喟然發嘆言夫子

之道高堅不可窮盡恍惚不可為形象故仰而求之

則益高鑽研求之則益堅瞻之似若在前忽然又復

在後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者循循序貌誘進也

言夫子以此道教人循循然有次序可謂善進勸人

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

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者末無也言夫子既開

博我以文章又節約我以禮節使我欲罷止而不能

已竭盡我才矣其夫子更有所創立則又卓然絕

已雖欲從之無由得及言已雖蒙夫子之善誘尤不

能及夫子之所立也

子疾病**註**包曰疾甚曰病子路使門人為臣**註**鄭曰孔

子嘗為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病問曰

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註孔曰少差曰間言子路久有是心非今日也且子

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註**馬

曰無寧寧也二三子門人也就使我有臣而死其手

我寧死於弟子之手乎且子縱不得大葬
子死於道路乎
馬曰就使我不得以君臣禮葬有二三
子在我寧當憂棄於道路乎
子疾至路乎
正義曰此章言孔子不欺也子疾病者疾甚曰病子路使門人為臣者以孔子嘗為魯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家臣之禮以夫子為大夫官也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許也者少差曰間當其疾甚時子路以門人為臣夫子不知及病少差知之乃責之言子路久有是詐欺之心非今日也故云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者言我既去大夫是無臣也女使門人為臣是無臣而為有臣如此行詐人蓋知之是人不可欺故云吾誰欺既人不可欺乃欲遠欺天乎且子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者無寧寧也二三子門人也言就使我有臣且我等其死於臣之手寧如死於其弟子之手乎且子縱不得大葬子死於道路乎者大葬謂君臣禮葬言且就使我縱不得以君臣禮葬有二三子

在我寧當憂棄於道路乎
言必不至死於道路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

曰韞藏也匱匱也謂藏諸匱中沽賣也得善賈寧肯

賣之邪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之哉不銜賣之辭我居而待賈

藏德待用也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者子貢欲觀孔子聖德藏用何如故託玉以諮問也韞藏也匱匱也諸之沽賣也言人有美玉於此藏之匱中而藏之若求得善賈之賈寧肯賣之邪君子於玉比德子貢之意言夫子有美德而懷藏之若人虛心盡禮求之夫子肯與之乎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者孔子答言我賣之哉不銜賣之辭雖不銜賣我居而待賈言有人虛心盡禮以求

我道我即與之而不吝也

子欲居九夷馬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或曰陋如

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馬曰君子所居則

化明子欲至之有正義曰此章論孔子疾中國無

以時無明君故欲居東夷或曰陋如之何者或人謂

孔子言東夷僻陋無禮如何可居子曰君子居之何

陋之有者孔子答或人言君子所居則化使有禮義

故云何陋之有馬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鄭曰反

魯哀公十一年冬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

故雅頌各得其所頌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

孔子言正廢樂之事也孔子以定十四年去魯應聘

諸國魯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是時道衰樂廢孔子

來還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也道衰樂廢孔子

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盍盍之事則嘗學

之矣中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

木豈能擇鳥文子據止之曰固豈敢度其私訪衛國

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杜註云於是自衛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

困何有於我哉馬曰困亂也入則事父兄喪事

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正義曰此章記孔子言忠順孝悌哀喪慎酒之事也。困亂也言出仕朝廷則盡其忠順以事公卿也。入居私門則盡其孝悌以事父兄也。若有喪事則不敢不勉力以從禮也。未嘗為酒亂其性也。他人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故曰何有於我哉。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包曰逝往也言

凡往也者如川之流。舍晝夜。正義曰此章記孔子感歎時事既往不可追復也。逝往也。夫子因在川

水之上見川水之流迅速且不可追復故感之而興歎言凡時事往者如此川之流夫不以晝夜而有舍止也。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疾時人薄於德而厚

於色故發此言。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正義曰此章孔子疾時人薄於德

而厚於色也。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包曰簣土籠也

此勸人進於道德為山者其功雖已多未成一籠而

中道止者我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見其志不遂故

不與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馬曰平地

者將進加功雖始覆一簣我不以其功少而薄之據

其欲進而與之。勸子曰至往也。正義曰此章孔子

一簣止吾止也者簣土籠也言人之學道垂成而止

前功雖多吾不與也譬如為山者其功雖已多未成一籠而中道止者我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見其志不遂故吾止而不與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

也者言人進德脩業功雖未多而強學不息則吾與之也譬如平地者將進加功雖始覆一簣我不以其功少而薄之德其欲進故吾則徃而與之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顏淵解故語之而不

惰餘人不解故有惰語之時其子曰語之而不惰者

此章美顏回也惰謂懈惰也言餘人不能盡解故有懈惰於夫子之語時其語之而不解惰者其惟顏回也與顏淵

解故也

子曰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包曰孔

子謂顏淵進益未止痛惜之甚

其止也。正義曰此章以顏回早死孔子於後歎惜之也孔子謂顏淵進益未止痛惜之甚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子曰

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

秀而不實者有矣夫。正義曰此章亦以苗而不實者喻人亦

然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後生謂年少

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子曰至也

曰此章勸學也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者後生謂年少也言年少之人足以積學成德誠

可畏也安知將來者之道德不如我今日也四十五

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

雖欲強學終無成德故不足畏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孔曰人有過以正道告之口無不順從之能必自改之乃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馬曰巽恭也謂恭孫謹敬之言聞之無不說者能尋繹行之乃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疏。子曰至此章貴行也。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者謂人有過以禮法正道之言告語之當時口無不順從之者口雖服從未足為貴能必自改之乃為貴耳。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者巽恭也繹尋繹也謂以恭孫謹敬之言教與之當時聞之無不喜說者雖聞之喜說未足為貴必能尋繹其言之無不化者謂口雖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故云末如之而行不尋繹追改疾夫形服而心不化故云末如之。

何猶言不可奈何也

子曰主忠信母友不如已者過則勿憚改。慎所主友

有過務改皆所以為益。疏。子曰主忠信母友不如已者過則勿憚改。正義曰

此章戒人忠信改過也。主猶親也憚猶難也言凡所親狎皆須有忠信者也無得以忠信不如已者為友也。苟有其過無難於改也。學而篇已有此文記者與人故重出之。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孔曰三軍雖

衆人心不一則其將帥可奪而取之匹夫雖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也。疏。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正義曰此章言

人守志不移也。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帥謂將也。匹夫謂庶人也。三軍雖衆人心不一則其將帥可奪而取

之匹夫雖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也。上大夫已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子曰緼臬著不伎不求何用不臧。馬曰伎害也臧

善也言不伎害不貪求何用為不善疾貪惡伎害之

詩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馬曰臧

善也尚復有美於是者何足以為善。子曰至以臧

章善仲由也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

者其由也與者緼臬著也緼袍衣之賤者狐貉裘之

貴者常人之情著破敗之緼袍與著狐貉之裘者並

立則皆慙恥而能不恥者唯其仲由也與不伎不求

何用不臧者伎害也臧善也言不伎害不貪求何用

為不善言仲由不伎害不貪求何用為不善此詩抑

風雉之篇疾貪惡伎害之詩也孔子言之以

路也子路終身誦之者子路以夫子善已故常誦

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者孔子見子路誦之不止

懼其伐善故抑之言行尚復有美於是者此何足

以為善。子曰緼臬著。正義曰玉藻云緼為繭

緼為袍鄭玄云衣有著之異名也緼今謂之新縣緼

謂今緼及舊絮也然則今云臬著者雜用臬麻以著袍也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大寒之歲衆木皆

死然後知松栢小彫傷平歲則衆木亦有不死者故

須歲寒而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脩整與君

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子曰歲寒

栢之後彫也。正義曰此章喻君子也大寒之歲衆

木皆死然後知松栢小彫傷若平歲則衆木亦有不

彫者此章喻君子也。子曰歲寒栢之後彫也。正義曰此章喻君子也大寒之歲衆木皆死然後知松栢小彫傷若平歲則衆木亦有不

死者故須歲寒而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修
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也

子曰知者不惑包曰不惑亂仁者不憂孔曰無憂

患勇者不懼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惑亂仁者知命故無憂
患勇者果敢故不恐懼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適之也雖學或得異端

未必能之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雖能之道未必

能有所立可與立未可與權雖能有所立未必能

權量其輕重之極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

是遠而也此詩也唐棣核也華反而後合賦此詩者

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思其人而不自見者其

室遠也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子曰未之

思也夫何遠之有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

以為遠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言權可知唯不知思耳

思之有次序斯可知矣子曰至之有正義曰此

學未可與適道者適之也言人雖可與共學所學或

得異端未必能之正道故未可與也可與適道未可

與立者言人雖能之道未必能有所立故未可與也

可與立未可與權者言人雖能有所立未必能隨時

變通權量其輕重之極也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

爾思室是遠而者此逸詩也唐棣核也華偏其反而

而後合賦此詩者以言權道亦先反常而後至於大

順也豈不爾思者言誠思爾也誠思其人而不得見

者其室遠也。以喻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者言夫思者當思其反。常若不思。是反所以為遠。能思之。有次序。斯可知矣。詎者。唯不知思。爾黨能思之。有次序。斯可知矣。詎者。詩言相亂。故重言子曰也。○唐棟移也。○正義曰。釋木文也。舍人曰。唐棟一名移。郭璞曰。以白楊。呼夫移詩。召南云。唐棟之華。陸機云。奧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所在山皆有其華。或白或赤。六月。子熟。大如李。子可食。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九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鄉黨第十 正義曰。此篇惟記孔子在魯國鄉黨中。章其間事義。亦以類相從。今各依文辭之。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王曰。恂恂温恭。

之貌。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鄭曰。便便辯。

也。雖辯而敬謹。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孔曰。侃。

侃和樂之貌。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孔曰。誾誾中。

正之貌君在跋踏如也與與如也馬曰君在視朝

也跋踏恭敬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孔子至與

正義曰此一節記言語及趨朝之禮容也孔子於鄉

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恂恂溫恭之貌言孔子在

於鄉黨中與故舊相接常溫恭和敬恂恂然如也

能言語者道其謙恭之甚也凡言如也者皆謂如此

義也其在宗廟朝廷便言唯謹爾者便言也宗

廟行禮之處朝廷布政之所當詳問極言故辯治也

雖辯而唯謹敬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

言問問如也者侃侃和樂之貌問問中正之貌下大

夫稍卑故與之言可以

君召使擯鄭曰君召使擯者有賓客使迎之色

也孔曰必變色足躩如也包曰足躩盤辟貌揖

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檐如也鄭曰揖左人左其

手揖右人右其手一挽一仰衣前後檐如也趨進翼

如也孔曰言端好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鄭

曰復命白君賓已去矣君曰此一節言君召孔子使

為擯之禮也擯謂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也色勃

如也足躩如也者勃然變色也足躩盤辟貌既傳若

命以接賓故必變色而加肅敬也足容盤辟躩然不

敢辭慢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檐如也者謂交

擯傳命時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挽一仰

衣前後檐如也趨進翼如也者謂疾趨而進張拱端

肅也

好如鳥之張翼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謂賓
畢上賓送賓出反告白君賓已去矣不反顧也
鄭曰至如也。正義曰云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
其手者謂傳擯時也案諸侯自相為賓之禮凡賓
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擯及行人若諸侯出門
介各從其命數至主國大門外主人及擯出相
若主君是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則擯者四人男
擯者二人是公所以不隨命數者謙也故金用強
也賓若北嚮而立則擯者五人侯伯則擯者四人
車當前候胡下子男立當衡註云軒轅末也其
立當前候胡下子男立當衡註云軒轅末也其
而九介立君之北遷迤西北金東嚮而列主公出
直則東南西嚮立擯在主人之間傍相去三丈六
嚮也使末擯與末介相對中所以須求辭者不敢
擯介既竟則主君就擯求辭而後就求辭者不敢
許人求諸已恐為他事而後就求辭者不敢
求辭之法主人先傳求辭之言與上擯介末介以
擯次擯繼傳以至末擯末擯傳與上擯介末介以

繼傳上至於賓答辭隨其來意又從上介而傳下
至末介末介既竟而後進迎賓前至門者司儀
入傳辭既竟而後進迎賓前至門者司儀
大行人職文又知傳辭其列擯介傳辭委曲約聘禮
其傳辭司儀之卿大夫相聘其介與主介則大行人
文若諸侯之禮各下其君二等鄭註云介與主介則
卿大夫之禮各下其君二等鄭註云介與主介則
主君待之擯數如待其君若其有異者主介與主
不出限南面而後立也若公之使亦直關西北嚮
而君之門七步而後立也若公之使亦直關西北嚮
男之使三六而後立也若公之使亦直關西北嚮
嚮陳介西三六而後立也若公之使亦直關西北嚮
相對亦相去三丈六尺陳擯介則不傳命而介末
進至末擯間南揖擯亦進介則不傳命而介末
去亦三丈六尺而後上擯揖而請事入告君君及
後乃相與入也知者約聘禮文不傳辭司儀及聘
所謂之旅擯君自來所以必傳命者聘義云君宗
所尊之旅擯君自來所以必傳命者聘義云君宗

迎法受享則有之故大行人云廟中將幣三享
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若秋冬
一受之於廟則亦無迎依秋也以為之禮天子
命堂而見諸侯明冬過依秋也以其手一俛一仰使
前後揖如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揖去矣
鄭注云公既聘享私覲禮畢賓出公再拜送賓不
以反路寢矣若可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孔曰斂身立不中門行不

履闕孔曰闕門限過位色勃如也是躓如也

曰過君之空位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

屏氣似不息者孔曰皆重慎也衣下曰齊攝齊者

握衣也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孔曰先屏氣

下階舒氣故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孔曰沒

盡也下盡階復其位孔曰來時所過位

躒入公門至殿階如也正義曰此一節記孔子趨

鞠躬如也也孔曰來時所過位

此位入也也孔曰來時所過位

不若也也孔曰來時所過位

其言也也孔曰來時所過位

鞠躬如也孔曰來時所過位

者振衣也將升堂時以兩手當裳前提挈裳使起
衣長轉足躡衣長轉足躡
其氣似無氣息者仍復曲一斂其身以前提挈裳使起
以先時屏氣出下階一級則舒氣故解其顏色如也
然和悅也沒階趨進翼如也沒盡也下盡階則疾趨
而此張拱端好過之位則又踧其位敬也
復至其來時所過之位則又踧其位敬也
限○至其來時所過之位則又踧其位敬也
傳○至其來時所過之位則又踧其位敬也
日齊攝齊者振衣也
齊○至其來時所過之位則又踧其位敬也
上○至其來時所過之位則又踧其位敬也
去地一尺也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
包曰為君使聘問鄰國執持

君之圭鞠躬者敬慎之至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也

足跼跼如有循
鄭曰上如揖授玉宜敬下如授不

敢忘禮戰色敬也足跼跼如有循舉前曳踵行享禮

有容色
鄭曰享獻也聘禮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

實私覲愉愉如也
鄭曰覲見也既享乃以私禮見

愉愉顏色和
記為主愉愉如也○正義曰此一節

鞠躬如也如不勝者言執持若之圭以聘鄰國而鞠
躬如不能勝者言執持若之圭以聘鄰國而鞠
王時宜敬故如揖也下謂既授玉而降雖不執王猶
如授時不敬故如揖也下謂既授玉而降雖不執王猶
謂執圭行聘時戰栗也其顏色敬也足踏如前曳踵而
行而躡如有所循也享禮有容色者享獻也聘禮既
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聘時執圭致命故勃如戰也色
至行享時則稍許有庭實聘時執圭致命故勃如戰也色

者觀見也愉愉然和悅也顏也。和也。謂既享乃以私禮見故顏
色愉愉然和悅也。君使聘問鄰國執事。中室與東楹之聘禮云。賓襲執
致命公側襲受。王執事。中室與東楹之聘禮云。間是其事也。凡
宮室之禮。太宗伯公執相。圭長九寸。故玉人云。命圭七寸。謂之
九寸。蓋皆象以是人形也。示伯又云。侯執信圭。伯執躬圭。以
保身圭。皆象以是人形也。故王人云。命圭七寸。謂之。江南儒者解云。直
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
者為信其文。縹細曲者為躬圭。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
伯又云。子執穀。縹男執蒲。縹註云。穀所為穀。稼及蒲。為
席。所以安人。不執圭者。未成國也。蓋琢為穀。稼及蒲。為
縹。五寸。是也。凡圭廣二寸。厚半寸。刻上左右。峻寸半。
知者。聘禮記云。其圭。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
故爾雅。釋器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倍好。謂之。璧。
若一謂之。環。此。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倍好。謂之。璧。

講侯也。後典。謂之。環。此。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倍好。謂之。璧。
然也。其子男。既朝。圭。聘。夫。人。其。公。侯。伯。朝。後。以。璧。琮。享。子。圭。
故也。鄭註。小。行。人。云。其。上。公。及。二。王。之。後。享。天子。圭。
以馬享。后。璋。以。行。人。云。其。上。公。及。二。王。之。後。享。天子。圭。
琮。以。錦。其。王。大。小。各。如。其。命。數。知。者。王。人。云。璧。琮。九。
寸。諸。侯。以。享。天。子。是。也。其。諸。侯。相。朝。者。王。人。云。璧。琮。九。
亦當。然。子。男。享。王。言。以。璧。享。君。以。琮。享。天子。圭。璋。享。天子。圭。
行。人。云。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以。璧。享。天子。圭。璋。享。天子。圭。
聘。王。及。享。玉。璋。是。也。瑞。一。等。故。王。人。云。璧。琮。九。寸。其。
璧。琮。八。寸。是。也。義。曰。璧。琮。八。寸。是。也。瑞。一。等。故。王。人。云。璧。琮。九。
也。禮。行。正。義。曰。璧。琮。八。寸。是。也。瑞。一。等。故。王。人。云。璧。琮。九。
行。不。謂。足。後。曰。璧。琮。八。寸。是。也。瑞。一。等。故。王。人。云。璧。琮。九。
云。國。行。不。謂。足。後。曰。璧。琮。八。寸。是。也。瑞。一。等。故。王。人。云。璧。琮。九。

不以爲褻服

註

王曰褻服私居服非公會之服皆不

正褻尚不衣正服無所施當暑袵絺綌必表而出之

註

孔曰暑則單服絺綌葛也必表而出之加上衣緇

衣羔裘素衣麤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

註

孔曰

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私家裘長主溫短右袂便作

事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註

孔曰今之被也狐貉之

厚以居

註

鄭曰在家以接賓客去喪無所不佩

曰去除也非喪則備佩所宜佩也非帷裳必殺之

王曰衣必有殺縫唯帷裳無殺也羔裘玄冠不以弔

註

孔曰喪主素吉主玄吉凶異服吉月必朝服而

註

孔曰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齊必有明衣布

孔曰以布爲沐浴衣

註

君子至明衣布。正義曰此

子不以緇飾者君子謂孔子也緇文色緇淺絳色

者三年練以緇飾衣爲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爲飾

衣紅紫不以爲褻服者紅南方間色紫北方間色褻

服私居服非公會之服以其紅紫二色皆不正故不

以爲褻服褻服尚不用則正服無所施可知也但言

紅紫則五方間色皆不用也當暑袵絺綌必表而出

之者袵單也絺綌葛也精曰絺麤曰葛暑則單服必

加尚表衣然後出之爲其形褻故也緇衣羔裘素衣

次加袍黃衣狐裘者凡祭服先加明衣次加祭服若朝服冬則

衣亦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

揚衣湯衣之上加朝服夏則中衣之上不用裘而加
葛葛上如朝服凡服必中外之色相稱羔裘黑羊裘
也故用緇衣以楊之鹿裘鹿手皮以為裘也故用素
衣以楊之狐裘黃故用黃衣以楊之麤裘長短右袂
者此裘私家所著之裘也長之者主溫也袂是裘之
袖短右袂者便作事也必有縫衣長一身有半者今
之被也狐貉之厚以居者謂在家接賓客之裘也居
家主溫故厚為之去喪無所不佩者去除也居家無
節故不佩除喪則備佩所宜佩也非帷裳必殺之首
殺謂殺絳凡衣必有殺絳唯帷裳無也羔裘玄冠不
以弔者凶主素吉主玄故羔裘玄冠不以弔喪之言
月必朝服而朝者吉主玄故朝服也朝服皮弁服言
日必服皮弁之服以朝於君也齊必有明衣所以明
祭而齊則必沐浴竟而著明衣所以明祭其言
明衣以布為之故曰齊必有明衣布也
飾衣以正義曰云一入為緇五入為緇七入為緇
者案考工記云三入為緇五入為緇七入為緇
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入為緇以黑則為緇緇今山
文

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鄭
農說以論語曰君子不以緇緇飾又曰緇衣羔裘
雅曰一染謂之緇再染謂之緇三染謂之緇詩云緇
衣之宜兮玄謂此同色耳染布帛者染人掌之凡玄
色者在緇緇之間其六入者與今孔氏云一入曰緇
者未知出何書又云練者三年練以練飾衣則似讀
練為練案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練練練練練練練練
練中衣以黃為內練練練練練練練練練練練練練
明外除故曰為其似喪服故皆不以為飾云云
者齊服盛色以為飾衣以齊服者說文云緇帛深
青楊赤色是緇為青赤色也故為齊服盛色若以
領袖緣飾則似衣齊服也○**緇**服皆中外之色相稱
也○正義曰謂中衣外裘其色皆相稱也此經云緇
衣羔裘者謂朝服也知者案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
視朝於內朝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鞶注
云玄冠委貌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不言色者
衣與冠同色是朝衣色玄玄即緇色之小別此說孔
子之服云緇衣羔裘玉藻亦云羔裘緇衣以楊之是

論語

乙

羔裘楊用緇衣明其上正脈亦緇色也下文又曰羔
裘玄冠不以弔是羔裘所用配玄冠羔裘之上必用
緇布衣為楊楊衣之上正脈亦緇色也與玄冠相
配故知緇衣為楊楊衣是諸侯君臣日視朝之服也其素
衣鷹裘則在國視朔之服也卿大夫士亦皆然故鄭
玄註此云素衣鷹裘視朔之服是也其受外國聘享
亦素衣鷹裘故聘禮云楊降立註引玉藻云麤裘青
豸裘絞衣以楊之又引此云素衣麤裘皮弁時或素
衣如鄭此言則楊衣或絞或素不定也熊氏云臣用
絞若用素皇氏云素衣為正記者亂言絞耳其黃衣
狐裘謂大蜡息民之祭服也人君以歲事成熟搜索
羣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蠟祭先祖五祀因令民
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於大蜡之後作息民之
祭其時則有黃衣狐裘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也息
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二者不同矣以其
大蜡之後始作息民之祭息民大蜡同月其事相次
故連言之耳知者郊特牲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
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

葛帶榛杖喪殺也是大蜡之祭用素服也郊特牲
說蜡祭其下又云黃衣黃裳而祭息田夫也註云祭
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是息民
之祭用黃衣也此說孔子之服云黃衣狐裘玉藻云
狐裘黃衣以楊之以此知大蜡息民則有黃衣狐裘
也是此三者之服中衣與外裘其色皆相稱也○
孔子至佩也○正義曰云非喪則備佩所宜佩也者
案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凡帶必
有佩玉唯喪則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
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世子佩瑜
玉而綦組綬是菲居喪則備佩此所宜佩也○
而綦組綬是非居喪則備佩此所宜佩也○
衣必有殺綵惟裳無殺也○正義曰謂朝祭之服
上無殺綵其餘服在下之裳其制正幅如帷名曰帷裳
則無殺綵其餘服在下之裳其制正幅如帷名曰帷裳
在縫半下縫齊倍要喪服之制裳內制幅註云制猶
殺也○孔曰喪主素吉主玄吉凶異服也○正義
曰擅弓云奠以素器以生者有衰素之心註衰素言

哀痛無飾凡物無飾謂凡物無飾也曰素又禮祭服皆玄衣服是喪

主素吉主玄也謂祭服皆玄也○謂祭服皆玄也孔曰至弁服。正義曰云吉月

月朔也者以詩云二月初吉周禮云正月之吉皆謂

朔日故知此吉月謂朔日也云朝服皮弁服者士冠

禮云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鞶注云此與君視朔之服

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

為常辟蹙其要中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

焉魯自文公不行視朔之禮孔子恐其禮廢故每於

月朔必衣此視朔之服而朝於君所謂我愛其禮也

齊必變食謂祭服皆玄也孔曰改常饌居必遷坐謂祭服皆玄也孔曰易常處食

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饘而餲謂祭服皆玄也孔曰饘餲臭味變魚

餒而肉敗不食謂祭服皆玄也魚敗曰餒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

饪不食謂祭服皆玄也孔曰失饪失生熟之節不時不食謂祭服皆玄也鄭曰

不時非朝夕日中時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馬曰魚膾非芥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

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謂祭服皆玄也孔曰撤去也

齊禁薰物薑辛而不臭故不去不多食謂祭服皆玄也孔曰不過

飽祭於公不宿肉謂祭服皆玄也周曰助祭於君所得牲體歸則

頒賜不留神惠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謂祭服皆玄也

鄭曰自其家祭肉過三日不食是褻鬼神之餘食不

語寢不言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謂祭服皆玄也孔曰齊嚴

敬貌三物雖薄祭之必敬謂祭服皆玄也此一節論齊祭飲食居

公論一

處之事也齊必變會者謂將欲接事鬼神宜自潔淨
故改其常饌也居必遷坐者謂改易常處也
精餼與不厭細者會也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為
膾飯與膾所尚精細也魚敗曰餒言餒之氣味變及魚肉
皆不食之惡也
熟之節也不時不食者謂非朝夕日中時也謂饌失生
不食者謂折解牲體脊骨不得其臂臠之屬禮有正數若解
割不得其正則不食也
言有肉雖多會之不可使過會氣也唯酒無量不及
亂者唯人飲酒無有限量但不得多以至困亂也
酒市脯不食者沽賣也酒不自作未必精潔脯不自
作因脯而弁言之肉故不傳之文此類多矣易繫辭云
潤之以風雨左傳曰馬牛皆百匹王燕云大夫齊禁
造車馬皆從一而省文也

薰物薑辛而不臭故不去也不多食者不可過飽也
自此已上皆蒙齊文凡言不食者皆為不利人亦齊
者孔子所慎齊必嚴敬若必食之或致困病則失嚴
敬心故不食也其凡常不食之矣者謂自其家祭肉過
助祭於若所得牲體歸則不食之矣者謂自其家祭肉過
三日不食是褻慢鬼神之餘也食則不語寢息
言曰不言答述曰語方食不可語語則口中可憎寢息
宜詳故不言也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者祭謂
祭先齊嚴敬貌言蔬食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者祭謂
食祭先之亦必嚴敬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者祭謂
義曰釋器云會饌謂之餼郭璞云飯饑臭味變云正
飯傷熱也蒼頡篇云食臭敗曰餒也釋器云會饌謂之
也餒郭璞云敗曰餒也釋器云會饌謂之餼郭璞云飯饑
之餒郭璞云敗曰餒也釋器云會饌謂之餼郭璞云飯饑
玉藻正義曰云三物雖薄祭之必敬若祭之亦必齊敬也
三者雖薄亦祭先也若祭之亦必齊敬也

論語

一

三十一

席不正不坐鄉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從

人也鄉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從

而後出疏正義曰此明坐席及飲酒之禮也凡為席

之禮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席南

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如此之

類是禮之正也若不正則孔子不坐也杖者老人也

鄉人讎朝服而立於阼階疏孔子曰讎驅逐疫鬼恐驚先

祖故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疏鄉人讎朝服而立於

孔子存室神之禮也讎索室驅逐疫鬼也恐驚先祖

而安也所以朝服者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也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疏孔子曰拜送使者敬也

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正義曰此記孔子遣人之禮

也或問猶遺也謂因問有物遺之也問者或自有事問

以弓劍笏筮等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此孔

再拜而送其使者所以示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疏包曰饋孔子藥曰立未達不敢

嘗疏孔子曰未知其故故不敢嘗禮也

未達不敢嘗。正義曰此明孔子受饋之禮也魯卿

季康子饋孔子藥孔子拜而受之凡受人饋遺可食

之物必先嘗故曰立未達不敢嘗亦其禮也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鄭曰重人賤畜退朝

自君之朝來歸廐焚子曰此明孔子重人賤畜也廐

焚謂孔子家既被火也孔子罷朝退歸承告而問曰既焚之時得無傷人乎不問傷馬與否是其重人賤

畜之意不問馬句記者之言也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孔曰敬君惠也既嘗之乃以

頌賜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孔曰薦其先祖君賜生

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鄭曰於君祭則先飯

矣若為君嘗食然子君賜至先飯。正義曰此明孔

賜會必正席先嘗之者謂君以熟食賜已必正席而坐先品嘗之敬君之惠也君賜必多不可留君之惠

既嘗當以頌賜君賜腥必熟而薦之者謂君賜已肉必烹熟而薦其先祖祭君賜也熟食不薦者

君賜生必畜之者謂君賜已牲之未殺者以畜養之以待祭祀之用也侍食於君君祭先飯者謂君各已

共食時也於君祭時則先飯矣若為君嘗食然御曰至食然。正義曰云於君祭則先飯矣者曲禮

云主人延客祭註云祭祭先也君子有事不忘本也君子不忘本者有德必酬之故得食而種種出少許

置在豆間之地以報先代造食之人也若離客則得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

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後乃敢祭也此言君祭先飯則是非客之

禮也故不祭而先飯若為君嘗食然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包曰夫子疾處南牖之

下東首加其朝服拖紳紳大帶不敢不衣朝服見君

疾君視之東首加鞶神也。正義曰此明孔子
有疾君來視之時也。加也。神大帶也。病者常居
北牖下為君來視則暫時遷鄉南牖下東首令君得
南面而視之以病卧不能衣朝服及大帶反不敢不
衣朝服見君故但加朝服於
身又加大帶於是禮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鄭曰急趨君命行出而車駕隨

之。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正義曰此明孔子急趨
行出車當駕而隨之也。

入太廟每事問。入太廟每事問。正義曰此明孔子
因助祭入太廟廟中禮義祭器雖知

之猶每事復
問慎之至也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孔子曰重朋友之恩無所歸

言無親也。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正義曰此
明孔子重朋友之恩也。言朋友若死與

無親能可歸孔子則曰
於我殯與之為喪主也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孔子曰不拜者有通財

之義。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正義曰此
言孔子輕財重祭之禮也。朋友有通財之義

故其饋遺之物雖是車馬非祭肉不
拜謝之言其祭肉則拜之尊神也

寢不尸。包曰偃卧四體布髮手足似死人居不容

孔子曰為室家之敬難久。寢不尸居不容。正義曰
此言孔子寢息居家之禮

也尸死人也言人偃卧四體布髮手足似死人居
則當敬也其居家之特別不為容儀為室家之敬

難久當
和舒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孔曰狎者素親狎見冕者與誓

者雖褻必以貌周曰褻謂數相見必當以禮貌之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孔曰凶服送死之衣物負

版者持邦國之圖籍有盛饌必變色而作孔曰作

起也敬主人之親饋迅雷風烈必變鄭曰敬天之

怒風疾雷為烈見齊至必變正義曰此一節言

變容也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者狎謂素相親狎言見

衣亦衰喪服者雖素親狎亦必為變容此即哀有喪

也見冕者與誓者雖褻必以貌者冕大夫冠也替盲

也褻謂數相見也言孔子見大夫與盲者雖數相見

必當以貌禮之此即鄭在位恤不成人也凶服者式

之式負版者凶服送死之衣物也負版者是持邦國

之圖籍者也式者車上之橫木男子立乘有所敬

之圖籍者遂以式為敬名言孔子乘車之時見送死

之衣物見持邦國之圖籍者皆馮式而敬之也有盛

饌必變色而作首作起也謂人設盛饌待已已必改

容而起敬主人之親饋也迅雷風烈必變者迅急疾

也風疾雷為烈比陰陽氣激為天之怒故孔子必變

容以敬之也孔曰狎者素親狎正義曰案左

傳朱華弱與樂孔曰狎者素親狎正義曰案左

是相藝慢相貫習之名也故為素相親狎而敬之

版者持邦國之圖籍也正義曰案周禮小宰職曰聽

圖決之同書職曰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圖籍相將

升車必正立執綏周曰必正立執綏所以為安車中

不內顧包曰居中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軛傍視

不過騎轂不疾言不親指

升車至親指。正義曰：此記孔子乘車之禮也。

升車必正立執綏者綏者挽以上車之索也。言孔子

顧謂迴視也。言孔子在車中不鄉內迴顧掩人之

也。不疾言不親指者亦謂在車中時也。疾急也。以

中既高故不疾言不親指者亦謂在車中時也。疾急也。以

曰車中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軛傍視不過轡也。

正義曰：衡軛是轡端橫木駕馬領者。與人註云：較兩

前視則不過衡軛之前傍視則不過轡。註云：立平視也。

禮云：立視五焦式視馬尾顧不過轂。註云：立平視也。

駕循規也。謂輪轉之度。案車輪一周為一規。乘車之

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圍三三六十八。得一丈八尺。又

六寸為一尺八寸。總一規為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為

九十九尺六寸。而此註云：前視不過衡軛者。禮言

前人之制。此記聖人之行。故前視不過衡軛耳。

色斯舉矣

馬曰見顏色不善則去之。翔而後集。言

曰迴翔審觀而後下止。色斯舉矣。翔而後集。言

謂孔子所處見顏色不善則於斯舉動而去之。將所

依就則必迴翔審觀而後下止。此翔而後集一句以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雌雉得其時而人不得其時。故嘆之子路以其時物

故共具之。非本意。不苟食。故三嗅而作。作起也。

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正義曰：此

記孔子感物而嘆也。梁橋也。共具也。嗅謂鼻散其氣

作起也。孔子行於山梁見雌雉飲啄得其時。嘆曰：此

山梁雌雉得其時哉。而人不得其時也。子路失指以

為夫子云時哉者言是時物也故取而共具之孔子
以非已本意義不苟食反不可逆于路之情故但三
嗅其氣而起也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一

魏何晏采解

宋邢昺疏

先進第十一 正義曰前篇論夫子在鄉黨聖人之
行也此篇論弟子賢人之行聖賢相

次亦其
宜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孔曰

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也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與禮
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如

用之則吾從先進 將移風易俗歸之淳素先進猶

近古風故從之。孔子曰：至吾從先進。正義曰：此章
準於禮樂不能因世損益而有古風故曰：朴野之人
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若後進謂後輩仕進之人
準於禮樂能因時損益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故曰：若
子之人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者言如其用之以為
治則吾從先進。朴野之人夫子之意將移風易俗歸
之淳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也。孔子曰：至人也。
○正義曰：云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也。者下章言從
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蓋先進者當襄昭之世後
不從於陳蔡得仕進者也。蓋先進者當襄昭之世後
進者當定哀之世云。禮樂因世損益者為政篇云：敦
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
也。又周初則禮樂盛周衰則禮樂壞是禮樂因世損
益也。云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者言禮
樂隨世盛衰後進與時消息皆中當於時故為君子
也。云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者言先輩仕進之人此

今則猶尚淳素
故云斯野人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鄭曰：言弟子從我

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任進之門而失其所。子曰：從我

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正義曰：此章孔子憫弟子

門而失其所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

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

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正義曰：此章因前章言
弟子失所不及仕進遂舉弟子之中才德尤高可仕
進之人鄭氏以合前章皇氏別為一章言若任用德
行則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四人若用其言語

正義

正義

辯說以為行人使適四方則有宰我子貢二人若治
理政事決斷不疑則有冉有季路二人若文章博學
則有子游子夏二人也然夫子門徒三千達者七十
有二而此四科唯舉十人者但言其翹楚者耳或時
在陳言之唯舉從者其不從者雖有才德亦言不及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子曰助益

也言回聞言即解無發起增益於已子曰回也非

吾言無所不悅。正義曰此章稱顏回之賢也助益
也說解也凡解資問答以相發起若與子夏論詩子
曰起予者商也如此是有益於已也今回也非增
於已者也以其於吾之所言皆默而識之無所不解
言回聞言即解無所
發起增益於已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

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問

非問之言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

孝行也昆兄也問謂非毀問則言子騫上事父
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問之言

南容三復白圭孔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

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是其心慎

言也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南容三復白圭孔子

正義曰此章美南容慎言也復覆也詩云白圭之玷
尚可磨也斯言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
覆之是其心慎言也孔子知其賢故以其兄之
妻之此即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刑戮者也
各記所聞故又載之。正義曰此大雅抑篇刺厲王
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正義曰此大雅抑篇刺厲王

之詩也毛傳云玷缺也箋云斯此也王之缺尚可若
鑿而平人君政教一失誰能反覆之意言教令尤須
謹慎白王為圭圭有損缺猶尚可更磨鑿而平若此
政教言語之有缺失則遂往而不可改為王者安危
在於出令故特宜慎之是詩人戒其慎
言南容之心亦欲慎言故三覆讀此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未

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正義曰此章稱顏回之

好學也季康子魯執政大夫故言氏稱對此與哀公問同而答異各以哀公遷怒貳過故因答以諫之康子無之故不云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孔子曰路淵父也家

貧欲請孔子之車賣以作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

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

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孔子曰鯉孔子之子伯魚

也孔子時為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謙辭

也顏淵死至徒行也正義曰此并三章記顏淵

也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

也吾不徒行以為之椁者此車鯉也言淵才鯉不

也才雖異亦各言其子則同我子鯉也死時但有棺以

也家貧而無椁吾不賣車以作椁今女子死安得賣我

也不可賣車作椁之由徒行也吾為大夫不可

也步行故也孔子時為大夫言從大夫之後者謙辭也

也者世家文也云孔子時為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

以徒行謙辭也者案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
五十六由大司寇攝行相事魯受齊女樂不聽政三
日孔子遂適衛歷至宋鄭陳蔡皆楚去魯凡十四歲
而反乎魯然魯終不能用孔子亦不求仕以哀公十
六年卒年七十三今案顏回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
而卒則顏回卒時孔子年六十一方在陳蔡矣伯魚
年五十先孔子死則鯉也死時孔子蓋年七十左右
皆非在大夫位時而此注云時為大夫未知有何所
據也杜預曰嘗為大夫而去故言後也據其年則顏
回先伯魚卒而此云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
椁子伯魚也死有棺而無椁又似伯魚先死者王肅
家語注云此善久遠年數錯誤未可詳也或以為假
設之辭也徒猶空也謂無車空行也是步行謂之徒
行故左傳襄元年敗鄭徒兵於洧上杜注云徒兵步
也兵

顏淵死子曰噫包曰噫痛傷之聲天喪予夫喪予

天喪予者若喪已也再言之者痛惜之甚顏淵死

天喪予天喪予。正義曰噫痛傷之聲天喪予者孔

顏淵死子哭之慟馬曰慟哀過也從者曰子慟矣曰

有慟乎子曰不自知已之悲哀過非夫人之為慟

而誰為子曰不自知已之悲哀過非夫人之為慟

子曰不自知已之悲哀過非夫人之為慟

子曰不自知已之悲哀過非夫人之為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禮貧富有宜顏淵

禮記

卷

貧而門人欲厚葬之故不聽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

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馬曰言回自有父父意欲聽門人厚葬我不得割

止非其厚葬故云耳

顏淵之弟子以其師有賢行故欲豐厚其禮以葬之

也子曰不可者禮貧富有宜顏淵貧而門人欲厚葬

故不聽之曰不可也門人厚葬之者初咨孔子孔子

不聽門人故違孔子而卒厚葬之也子曰回也視予

猶父也者此下孔子非其厚葬之語也言回也師事

於已視已猶如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者言回自

不得視猶子也非我門人厚葬我不得割止之故曰予

非我厚葬之也非其厚葬故云耳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

未知生焉知死

陳曰鬼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

故不答

神人曰鬼神則離人亦曰神故下文獨以鬼答之子

路問承事神其理何如子曰未聞事人焉能事鬼者

言生人尚未能事之况死者之鬼神安能事之乎曰

敢問死者子曰又曰敢問人之若死其事何如曰未

知生焉知死者以抑止子路也以鬼神及死事難明又

語之無益

閔子侍側聞問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

也子樂曰鄭曰樂各盡其性行行剛強之貌若由也

不得其死然

三

子曰不得以壽終

四

子曰至死然

子喜曰弟子任其直性也閔子侍側閔如也者言其貌如此也
在尊側曰侍閔閔中正之貌如也者言其貌如此也
子路行行如也者行行剛強之貌舟有子貢泥泥如也
也者侃侃和樂之貌子樂者以四子各盡其自然之
性故喜樂也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者然猶
焉也言子路以剛必不得其以壽終焉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推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曰長府藏名也藏財貨曰府仍因也貫事也因舊事

則可也何乃復更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王曰言必有中者善其不欲勞民改作

曰此章重於勞民也魯人為長府者藏財貨曰其藏名也為作也言魯人新改作之也閔子

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者子騫見魯人勞民改作長
府而為此辭仍因也貫事也言因舊事則亦可矣何
必乃復更改作也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孔子
聞子騫之言而善之也夫人謂子騫言夫此人唯
不言則已若其發言必有中於理此言何必改作是
中理之言也善其不欲勞民故以為中。鄭曰至
改作。正義曰云長府藏名者言魯藏財貨之府為
長府也云藏財貨曰府者布帛曰財金玉曰貨周禮
天官有大府為王治藏之長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
內府主良貨賄藏之內者外府主泉藏在外者是藏
財貨曰府府猶聚也言財貨之
所聚也仍因貫事皆釋詁文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

馬曰子路鼓瑟不合雅
頌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馬曰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門人不解謂孔子言為

賤子路故復解之

師子曰至室也。正義曰此章言子路之才學分限也。子曰由之

瑟奚為於丘之門者由子路名奚何也。子路性剛鼓瑟不合雅頌故孔子非之云由之鼓瑟何為於丘之

門乎所以抑其剛也。門人不敬子路者門人不解孔子之意謂孔子言為賤子路故不敬之也。子曰由也

升堂矣未入於室也者以門人不解故孔子復解之言子路之學識深淺譬如自外入內得其門者入室

為深顏淵是也升堂次之子路是也今子路既升我堂矣但未入於室耳豈可不敬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師**子曰

言俱不得中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師**愈猶

勝也。**師**子曰子貢至猶不及。正義曰此章明子張子夏名商子夏名執誰也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者師子夏

人誰為賢不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者孔子答言子

張所為過當而不已子夏則不及而止言俱不得也曰然則師愈與者愈猶勝也子貢未明夫子之旨

以為師也過則是賢才過於子夏故復問曰然則子張勝於子夏與與為疑辭子曰過猶不及者子貢不

解故復解之曰過當猶如不及俱不中理也。

季氏富於周公。**師**子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而求也為

之聚斂而附益之。**師**子曰冉求為季氏宰為之急賦

稅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師**曰小

子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以責之。**師**子曰此章夫子責

冉求重賦稅也季氏富於周公者季氏魯臣諸侯之

卿也周公天子之宰卿士魯其後也孔子之時季氏專執魯政盡征其民其君饑食深宮賦稅皆非已有故季氏富於周公也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者

時肅求為季氏家宰又為之急賦稅聚斂財物而陪
附助益季氏也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
也者小子門人也肅求亦夫子門徒當尚仁義今為
季氏聚斂害於仁義故夫子責之曰非我門徒也
其門人鳴鼓以聲其罪而攻責之可也
公天子之宰卿士正義曰何休云宰猶治也三公
之職號尊名也杜預注左
傳曰卿士王之執政者也

柴也愚弟子高柴字子羔愚愚直之愚參也魯之孔

曰魯鈍也會子性遲鈍師也辭馬目子張才過人

失在邪辟文過由也嘖鄭曰子路之行失於辟嘖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獲

中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賜不受

教命唯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

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

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其於庶幾每能

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雖無

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

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

六弟子之德行中失也柴也愚者高柴性愚直也參

也魯者曾參性遲鈍也師也辟者子張才過人失在

邪辟文過也由也嘖者子路之行失於嘖也子曰

此蓋孔子美顏回所以勵賜也其說有二云屢數

也空匱也億度也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貧窶而

樂在其中是美回也賜不受命唯貨財是殖若億度
是非則數中言此所以勉勵賜也一日屢猶每也空
猶虛中也言孔子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
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善故也其於庶幾每能
中者唯顏回懷道深遠若不知道者雖不能知道也
貢雖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
雖非天命而偶富有此二累亦所以不虛心也
弟子高柴字子羔。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高柴字
子羔。鄭玄曰衛人少孔子三十歲左傳亦作子羔
語作子高禮記作子臯。三字不同其實一也。子
曰子路之行失於畔。畔。正義曰舊注作啜。啜。書
吸。啜。失。容。也。言子路性行剛彊常啜。啜。失。於。禮。容。也。
今本啜作畔。王弼云剛益也。曰。言回至心也。正
義曰云言回庶幾聖道者易下繫辭云顏氏之子其
殆庶幾乎是回。庶幾慕幾微之聖道云雖數空匱而樂
在其中者即簞食瓢飲不改其樂是也云賜不受教
命者言不受夫子禮教之命云惟財貨是殖者言唯
務使貨財生殖蓄息也云億度是非者言又用心億

度人事之是非也云蓋美回所以勸勵子貢言女既富矣
之意美顏回貧而樂道所以勸勵子貢言女既富矣
又能億則屢中何得不受教命乎云一曰以下者何
晏又為一說也云以聖人之善道並教數子之庶幾者
言孔子以聖人庶幾之善道並教數子之庶幾者
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善者言聖人不倦並教誨之而
猶尚不能至於知幾善道者以其各自內有愚魯
辟。嘜。之。病。害。故。也。云。其。於。庶。幾。每。能。虛。中。唯。回。者。言
唯顏回每能虛其中心知於庶幾之道也云懷道深
遠不虛心不能知其中心知於庶幾之道也云由
之病者謂無愚魯辟。嘜。之。病。也。云。雖。不。窮。理。而。幸
如四子不知聖道也云雖不窮理而幸中釋經億則
有窮理盡性也雖不窮理而幸中釋經億則
不窮理盡性也雖不窮理而幸中釋經億則
春邾隱公來朝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
王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

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哀七年以
邾子益來是其屢中也雖非天命而偶富釋經不受
命而貨殖也言致富之道當由天命與之爵祿今子
貢不因天命爵祿而能自致富故曰偶富言有億度
之勞富有經營之累以此二事何暇
虛心以知道故云亦所以不虛心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註孔曰踐

循也言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亦少能創業然亦

不入於聖人之奧室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

者乎註論篤者謂口無擇言君子者謂身無鄙行色

莊者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言此三者皆可以為善人

註子張至者乎正義曰此章論善人所行之道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者問行何道可謂善人子曰不

踐迹亦不入於室者孔子答其善人之道也踐循也
迹已行舊事之言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當自立
功立事也而善人好謙亦少能創業故亦不能入聖
人之奧室也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者
此亦善入之道也故同為一章當是異時之語故別
言子曰也論篤是與者篤厚也謂口無擇言所論說
皆重厚是善人與君子者乎者言身無鄙行之君子
亦是善入乎色莊者乎者言能顯色莊嚴使小人畏
威者亦是善入乎孔子謙不正言故云與乎以疑之
也。註論篤至善入。正義曰云口無擇言孝經文
也所言皆善故無可擇也云身無鄙行者所行並美
無鄙惡也以遠小人不惡而嚴者周易遯卦象辭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註包曰賑窮救乏之事子曰有父兄
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註孔曰當白父兄不得自專
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同

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
斯行之赤也感敢問註孔曰惑其問同而答異子曰
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註鄭曰言冉有性
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
至退之。正義曰此章論施子之禮并孔子問同
異之意也子路問聞斯行諸者諸之也子路問於
子曰若聞人窮乏當賑救之事於斯即得行之
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者言當先白
兄不得自專也冉有問聞斯行之也者言當先白
此問與子路同而所答異也公西華曰由也問聞
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之也者言
之赤也感敢問者未公西華名也見其問同而答
故疑惑而問於孔子也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
入故退之者此孔子言其答異之意也冉有性謙

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失而正之故答異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註孔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子曰

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註包曰言夫子在

已無所敢死註子畏至敢死。正義曰此章言仁者

子畏於匡時與顏回相失既免而回在後方至也子
曰吾以女為死矣者孔子謂顏淵曰吾以女為以死
與匡人關也子在回何敢死言若陷於危難
則回必致死今夫子在已則無所敢死言不敢致死
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註孔曰子然季氏子

弟自多得臣此二子故問之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

會由與求之問○孔曰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

問安足大乎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

與求也可謂具臣矣○孔曰言備臣數而已曰然則

從之者與○孔曰問為臣皆當從君所欲邪子曰然

父與君亦不從也○孔曰言二子雖從其主亦不與

為大道○季子至從也○正義曰此章明為臣事君

季子然季氏之子弟也自多得臣此二子故問於夫

子曰仲由冉求才能為政可以謂之大臣與疑而未

定故云與也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會由與求之問

者則此二人之問安足多也言所問小也所謂大臣

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此孔子更為子然陳說大

臣之體也言所謂之大臣者以正道事君若君有

用已道則當退止也今由與求也則謂具臣矣若

陳大臣之體乃言二子非大臣也其備也今二子臣

於季氏季氏不道而不能匡救又不退止唯可謂備

臣數而已不可謂之大臣也曰然則從之者與者子

然既聞孔子言二子非大臣故又問曰然則二子為

臣皆當從君所欲耶子曰然父與君亦不從也者孔

子更為說二子之行言二子雖從其主若其主弑父

與君為此大逆亦不與也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包曰子羔學

未熟習而使為政所以為賊害子路曰有民人焉有

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孔曰言治民事神於

是而習之亦學也子曰是故惡乎佞者○孔曰疾其

語疏二

十三

疾其

以口給應遂已非而不知窮

論 子曰此章勉人學也子

路使子羔為費宰者子路臣季氏故任舉子羔使為季氏費邑宰也子曰賊夫人之子者賊害也夫人之政必累其身所以為賊害也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者子路辯答孔子言費邑有民人焉而治之有社稷之神焉而事之治民事神於是而習之是亦學也何必讀書然後乃謂為學也子曰是故惡夫佞者言人所以憎惡夫佞者祇為口才捷給文過飾非故也今子路以口給應遂已非而不知窮已故致人惡夫佞者也

子路曾皙

曾參 子曰曾參父名點冉有公西華侍坐子

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論 子曰言我問女女無

以我長故難對居則曰不吾知也

論 子曰女常居云

人不知已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論 子曰如有用女者

則何以為治子路率爾而對

論 率爾先三人對曰千

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

包曰攝迫也迫於大國之間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

使有勇且知方也

論 方義方夫子哂之

論 馬曰哂笑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

論 求性謙退言

欲得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里小國治之而已求也為

之比及五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論 子曰

求自云能足民而已謂衣食足也若禮樂之化當以

一待君子謙也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

鄭曰我非自言能願學為之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眾

覲曰同端玄端也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

小相謂相君之禮點爾何如鼓瑟希

孔曰思所以對故音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

孔曰置瑟起對撰具也為政之具鏗者投瑟之聲子

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

孔曰各言已志於義無傷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

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包曰莫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

七人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

道而歸夫子之門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周曰善點獨知時三子者出也哲後曾哲曰夫三子者之

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

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包曰為國以禮禮貴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

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

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註

孔子曰明皆諸侯之事與子

路同徒笑子路不讓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曰赤謙言小相耳誰能為大相

問四弟子待坐因使各言其志以觀其器能也子路

曾皙舟有公西華侍坐者時孔子坐四子待側亦皆

坐也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者孔子將發

問先少言此言誘掖之一日長乎爾等母以吾長於彼

謙而少言故云一日長乎爾等母以吾長於彼

難其對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者

此問辭也言女常居則云已有才能人不知我知設如

有人知女將欲用之則女將何以治子路率爾而

對者子路世剛故率爾先三人而對也千乘之國

乎大國之問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此

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者此子路所志也千

之國公侯之大國也攝迫也穀不熟為饑蔬不熟為

饑方義方也言若有公侯之國迫於大國之

之以師旅侵伐復因之以饑饉民困而由也治之比

至三年以來可使其民有勇敢且知義方也夫子

之者哂笑也天子笑之也求爾何如者子路既對三

子無言故孔子復歷問之求爾志何如對曰方六

七十如五六七十求之此及三年可使足民如

禮樂以俟君子者此求之志也俟待也求性謙退

言欲得方六七十如五十年以來使足民衣食若禮樂之化當

笑我

正

義曰此章孔子

子路至篇末

子路

以

吾

年

長

於

彼

者

何

以

哉

者

難

其

對

也

居

則

曰

言

口

義

曰

此

章

孔

子

乘

正

義

曰

此

章

孔

子

乘

正

義

曰

此

章

孔

言

口

義

曰

此

章

孔

子

乘

正

義

曰

此

章

孔

子

乘

正

義

曰

此

章

孔

笑我

正

義

曰

此

章

孔

子

乘

正

義

曰

此

章

孔

子

乘

正

義

曰

此

章

孔

敢言其志先對此辭言已之所志異乎三子者所陳
為政之具也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者孔子見
會曾持謙難其對故以此言誘之曰於義何傷乎亦
各言其志也欲令任其所志而言也曰莫春者春服
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
而歸者此會點所志也莫春李春也春服既成衣單
而歸之時也我欲得與二十以上冠者五六人入以
下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
詠先王之道而歸夫子之門也夫子喟然歎曰吾與
點也者喟然歎之貌夫子聞其樂道故喟然而歎曰
吾與點也志善其獨知時而不求為政也三子者出
會曾後者子路游有公西華三子先出曾曾後猶侍
坐於夫子也曾曾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者曾曾非在
後問於夫子曰夫三子者適各言其志其言是非何
如也子曰亦各言其志也曰矣者言三子亦各言其
所志而已無他別是非也曰夫子何哂由也者曾曾
又問夫子曰無他別是非也曰夫三子者何獨笑仲由也曰為
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者此夫子為說哂之意

言為國以禮禮貴謙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也唯求
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六十而非邦也者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者此夫子
又言不哂其子路欲為諸侯之事故舉二子所言明
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其言讓故不笑之徒笑其子
路不讓耳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者此夫子又言
公西華之才堪為大相今赤謙言小相耳若赤也為
之小相更誰能為大相○云孔曰曾曾參父名點
○正義曰史記弟子傳曰會歲音點字曾是也○
方義方○正義曰義宜也方道也言能教之使知合
宜之道也左傳曰愛子教之以義方○鄭曰至之
禮○正義曰云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者謂禴祠烝嘗
及追享朝享禘祫之類皆是也云諸侯時見曰會殷
覲曰同者周禮春官太宰伯職文但彼作覲見此作
覲覲則見也鄭玄注云此禮以諸侯見王為文時
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
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
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始

言此

言此

言此

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
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殿見四方四特分來終
歲則編是也云端玄端也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曰
朝之服者其衣正幅染之玄色故曰玄端案王制云
周人玄衣而養老注云玄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為諸
侯朝服彼云玄衣則此玄端也若以素為裳卽是朝
服此朝服素裳皆得謂之玄端故此注云端玄端諸
侯朝服若上士以玄為裳中士以黃為裳下士以雜
色為裳天子諸侯以朱為裳則皆謂之玄端不得名
為朝服也云小相謂相君之禮者案周禮秋官司儀
職云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
之節注云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又曰凡諸公相
為賓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
三讓每門止一相注云相為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
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入門當以禮詔備也介紹而
傳命者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每門止一
相彌相親也其相謂相君之禮也聘禮云卿為上擯
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王藻曰君入門介拂闌大夫

中擯與闌之間士介佛帳則卿為上介大夫為上介
上為末介也此云願為小相者謙不敢為上擯也
之介願為承擯紹擯次介末介之大夫士耳。因包
曰至之門。正義曰云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
七人者意在取其朋友十餘人耳云浴于沂水之上
風涼於舞雩之下者杜預云魯城南有沂水此是
也夫沂水出蓋縣南至下邳入泗雩者祈雨之祭名
左傳曰龍見而雩是也鄭玄曰雩者吁也吁嗟而請
雨也杜預曰雩之言遠也遠為百穀祈膏雨也使童
男女舞之春官巫職曰旱暵則舞雩因謂其處為
舞雩舞雩之處有壇墀樹木可以休息故云風涼於
舞雩之下也。周曰善點獨知時。正義曰仲尼
相時志在為政唯曾皙獨能知時志在澡身浴德詠
懷樂道故夫
子與之也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二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顏淵第十二

疏

正義曰此篇論仁政明達君臣父子
辨惑折獄君子文為皆聖賢之格言

仕進之階路
故次先進也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

疏

馬曰克己約身孔曰

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為仁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

仁焉

疏

馬曰一日猶見歸况終身乎為仁由己而由

人乎哉

疏

孔曰行善在己不在人也顏淵曰請問其

目包曰知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子曰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鄭曰此四者克已
復禮之目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王曰敬
事此語必行之顏淵至語矣。正義曰此并下三
者克約也已身也復反也言能約身反禮則為仁矣
一曰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者言人君若能一日行
克已復禮則天下皆歸仁此仁德之君也一日猶見歸
况終身行仁乎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者言行善由
已豈由他人乎哉言不在人也顏淵曰請問其目者
淵意知其為仁必有條目故請問之子曰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者此四者克已復禮
之目也曲禮曰視聽毋回立視立聽此四者克已復禮
是禮也非禮則口無擇言也動無非禮則身無擇行也
言無非禮則口無擇言也動無非禮則身無擇行也

四者皆所以為仁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此顏淵預謝師言也言回雖不敏達請敬事此語必
行之也馬曰克已約身也身有嗜慾當以禮義
約之炫云克訓勝也已謂身也身有嗜慾當以禮義
齊之嗜慾與禮義戰使禮義勝其嗜慾身得歸復於
禮如是乃為仁也復反也言情為嗜慾所逼已離禮
而更歸復之今判定云克訓勝也
謂身也謂能勝去嗜慾反復於禮也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孔曰
為仁之道莫尚乎敬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
在家無怨包曰在邦為諸侯在家為卿大夫仲弓
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仲弓問仁至語矣。正
也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者此言為仁
之道莫尚乎敬也大賓公侯之賓也大祭禘郊之

也人之出門失其儀故戒之出門如見公侯之賁
使民失於驕易故戒之如承奉禘郊之祭已所不欲
勿施於人者此言仁者必恕也己所不欲無施之於
人恕若在人亦不欲也己所不欲無施之於人
且怨若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者亦承謝之語
怨也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者亦承謝之語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

人弟子司馬犁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為
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子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

難也司馬牛問仁至訥乎。正義曰此章言仁之難
非但行之難也其言之亦難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
已乎者牛意嫌孔子所言未盡其理故復問曰抵也

其言也訥便謂仁已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者此孔子又為牛說言訥之意行仁既難言仁亦不
得不難。孔子曰至馬犁。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
司馬耕字子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者
其言也訥是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將為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曰不憂不

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包曰疚病也自省無罪惡無可憂懼

章明君子也司馬牛問君子者問於孔子言君子之
行何如也子曰君子不憂不懼者言君子之人不憂
愁不恐懼時牛兄桓魋將為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
故孔子解之也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者亦

意少其言故復問之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者
此孔子更為牛說不憂懼之理疚病也自省無罪惡
則無可
憂懼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鄭曰牛兄桓離行

惡死亡無日我為無兄弟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

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

內皆兄弟也包曰君子疏惡而友賢九州之人皆

可以禮親司馬至弟也。正義曰此章言人當任

獨亡者亡無也牛兄桓離行惡死亡無日故牛常憂

而告人曰他人皆有兄弟若桓離死亡無日故牛常憂

無兄弟也子貢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

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

子何患乎無兄弟也者子夏見牛憂無兄弟以

解之也商子夏名謙故云商聞之矣亦非妄謬也

人死生短長則有所稟過失與人結交恭謹而有禮

予君疏惡而友賢則東夷西戎商蠻北狄四海之內

能此疏惡而友賢則東夷西戎商蠻北狄四海之內

於無兄弟也鄭曰至兄弟也。正義曰云牛兄桓

離行惡死亡無日者案哀十四年左傳云宋桓離之

寵害於公公將討之去及離先謀公公知之召皇司

馬子仲及左師向巢以命其徒攻桓離遂入於

曹以叛民叛之而奔衛遂奔齊是其行惡死亡之

事也桓氏即向離也又謂之桓司馬即此桓離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剋不行焉可謂明也

已矣鄭曰諸人之言如水之浸潤漸以成之馬曰

膚受之剋皮膚外語非其內實浸潤之譖膚受之剋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註鄭曰舊說云棘

子成衛大夫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

古鄭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駟馬追

之不及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註孔曰皮去毛曰鞞虎豹與犬羊別正以毛文異耳

今使文質同者何以別虎豹與犬羊邪疏棘子至之

曰此章膏尚文章也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

文為者衛大夫棘子成言曰君子之人淳質而已則

可矣何用文章乃為君子意疾時多文華子貢曰惜

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古者夫子指子成也子

貢問子成言君子不以文為其言過謬故歎曰不可

乎棘子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於舌駟馬追之不

及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若此

子貢舉喻言文章不可去也皮去毛曰鞞言君子

入異者質文不同故也虎豹與犬羊別者正以毛文

異耳今若文猶質質猶文使文質同者則君子與鄙

夫何以別乎如虎豹之皮去其毛文以為之

鞞與犬羊之鞞同處何以別虎豹與犬羊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

乎註鄭曰盍何不也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

為天下之通法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註孔

曰二謂什二而稅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

足君孰與不足註孔曰孰誰也疏哀公至與足正義

國用得足也。有若對曰：蓋徹乎？者蓋循何不也？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有若意。畿外之國，故此鄭云：六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

民耕五十畝者，貢上五畝，排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雖異名，義多同。故云：皆什一也。書傳云：十畝一者，多矣。故仕預云：古者公田之法，十取其一，謂之十畝。內取一，舊法既已，十畝取一矣。春秋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又履其餘畝，更復十收其一，乃是十取其二。故此哀公曰：二吾猶不足。謂之十內稅，二猶尚不足，則從宣公始也。諸書皆言十二爲常，故曰初言初稅，十二自宣公始也。遠郊二十而三甸，猶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者，彼謂王畿之內，所共多故賦稅重。諸書所言什一，皆謂畿外之國，故此鄭云：六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

卷之三

夫其田百畝是為十外稅一也鄭玄詩箋云井稅一
夫其田百畝則九而稅一其意異於漢書不以志為
說也又孟子對滕文公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
使自賦鄭玄周禮匠人註引孟子此言乃云是邦國
亦異外內之法則鄭玄以為諸侯外郊內其法不
同郊內什一使自賦其一郊外九而助一是為二十
而稅二故鄭玄又云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十一
為正言郊內郊外相通其率為十稅一也杜預云
十取其一則又費於鄭唯謂一夫百畝以十畝歸公
趙岐不解夏五十畝七十之意蓋古者人多田少一
夫唯得五十七十畝耳五十而貢貢五畝七十而助
助七畝好惡取於此鄭註考工記云周人畿內用安
殷之貢法邦國用
殷之助法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辨別也子曰主忠信徙義崇
德也子曰徙義見義則徙意而從之愛之欲其生

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惡當有常一欲生之一欲死之是心惑也誠不以富

亦祇以異鄭曰此詩小雅也祇適也言此行誠不

可以致富適足以為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之

子張至以異曰正義曰此章言人當有常德也子張
問崇德辨惑者崇充也辨別也言欲充盛道德也子張
疑惑何為而可也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者主親
也徙遷也言人有忠信者則親友之見義事則遷意
而從之此所以充盛其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
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者言人心愛惡當須
有常若人有順己即愛之便欲其生此人忽逆於
已即惡之則願其死一欲生之一欲死之用心無
常是惑也既能別此是惑則當祛之誠不以富亦祇
以異者此詩小雅我行其野篇文也祇適也言此行

吾說

八

卷

誠不足以致富適足以為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人之惑也。鄭曰至非之。正義曰案詩刺淫昏之俗不思舊姻而求新昏也彼誠作成鄭箋云女不以禮為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女亦適以此自異於人道言可惡也此引詩斷章故不與本義同也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孔子曰當此之時陳恆制齊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

不子故以對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

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果滅齊也齊景公問政於孔子者齊君景公問為

國之政於夫子也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言政者正也若君不失君道乃至于子不失子道尊卑

有序上下不失而後國家正也當此之時陳恆為齊大夫以制齊國若不君臣不臣父不子故孔子以此對之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子之言而信服之故曰善哉信如夫子之言而信服之君不君以至子不子雖有其粟吾得而食之乎言將見危亡必不得食之也。陳氏果滅齊。正義曰史記田完世家完卒諡為敬仲生桓孟夷夷生浪孟莊莊生文子須無文子生桓子無字桓子主武子啓及信子乞乞子當代之是為田成子成子武簡公專齊政成子襄子盤盤生莊子白白生太公利和遷齊康公於海上和立為齊侯和孫威王稱王以陳子為田左傳終始稱陳則田必非敬仲所政時改耳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孔子曰片猶偏也聽

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唯子路

可子路無宿諾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多故

故不豫諾子路篤信之德也子路曰片言可以折獄

者其由也與若片猶偏也折猶決斷也凡聽訟必須

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決斷獄訟者唯子路篤信

故云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或分此別為一章今合之

恐臨時多故與子路無宿諾或分此別為一章今合之

非者周禮秋官大司寇聽訟以兩造禁民訟以兩劑

禁民造也劑今券書也使訟者兩至獄謂相告以罪各

既兩至兩券書乃治之不至及不券書則是自服不

直者也故知聽訟必須兩辭方定是非偏信一言則

偏言決斷獄訟故云唯子路可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

包曰與人等必也使無訟乎

王曰化之在前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

也言聽斷獄訟之時備兩造吾亦猶如常人無以異

也言與常人同必也在前以道化之使無爭訟乃善

也言與常人同必也在前以道化之使無爭訟乃善

與水違行訟君子以前也。正義曰案周易訟卦象曰天

也必也使無訟乎無訟以生也物有其分職不相濫爭何由

之不明訟之所起契之過也故有德司契而不責於人

是化之在前也又案大學云子有德司契而小人之聽訟與

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鄭注云

情猶實也無實者多虛誕之辭聖人之聽訟與鄭注云

耳必使民無實者不敢盡其辭大畏民志使訟乎夫

意不致訟然則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夫

子路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是記者釋夫

之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王曰言為政之

道居之於身無得解倦行之於民必以忠信

子張問政

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正義曰此章言為政之道若居之於身無所倦行之於民必以忠信也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鄭曰弗

畔不違道

子曰至弗畔矣夫。正義曰此章及註載之或不亦作君子博學於文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子曰君子

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正義曰此章言君子之於人嘉善而矜不仁又復仁恕故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也。小人則嫉賢樂禍而成人之惡故曰反是。

人之惡也。小人則嫉賢樂禍而成人之惡故曰反是。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

敢不正

鄭曰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

季康子

不正。正義曰此章言為政在乎修己對曰政者正也者言政教者在於齊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者言康子為魯上卿諸臣之帥也若已能每事以正則已下之臣民誰敢不正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

不竊

孔曰欲多情慾言民化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

所好

季康子至不竊。正義曰此章言民從上化也。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者時魯多盜賊康

子患之問於孔子欲以謀去也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者孔子言民化於上不從其令從其

所好苟誠也誠如子之不貪欲則民亦不竊盜非但
不為假令賞之民亦知恥而不竊也今多盜賊者正
由子之貪欲故耳。○注孔子曰至所好。正義曰云民
化於上而不從其今從其所好者大學曰堯舜率天下
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今
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注云言民化君行也君若好貨
利不能正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注孔

曰就成也欲多殺以止姦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

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

風必偃注孔曰亦欲令康子先自正偃作也加草以

風無不仆者猶民之化於上注季康子至必偃。正

須刑殺但在上自正則民化之也季康子問政於
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者就成也康子之意
欲多殺以止姦以成爲有道也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
殺者言子爲執政安用刑殺也子欲善而民善矣者
言子若爲善則民亦化之爲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
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者此爲康子設譬也偃作也
在上君子爲政之德若風在下小人從化之德如草
加草以風無不仆者猶民以正無不從者亦欲令
康子先自正也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注鄭曰言士之所在

皆能有名譽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

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注馬曰常有謙退之志

察言語、觀顏色、知其所欲、其志慮、常欲以下人、在邦
必達、在家必達。馬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夫聞
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馬曰：此言佞人假
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偽而不自疑，在邦必聞，
在家必聞。馬曰：佞人黨多。子張至必聞。正義
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者士有德之稱，問士行何
如可謂通達也？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者夫子復問
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者聞謂有名譽使人聞之也。
言士有德行在邦，臣於諸侯，必有名聞在家，臣於
大夫，亦必有名聞。言士之所在，皆有名譽，意謂此
達也。子曰：是聞也，非達也。者言汝所陳，正是名聞之
士，非是通達之士也。夫達也者，言汝所陳，正是名聞之

觀色慮以下人者，此孔子又說達士之行也。志慮
直所好義事，察人言語，觀人顏色，知其所欲，其人
常欲以下人，言常有謙退之志也。在邦必達，在家必
達者，以其謙退，故所在通達也。夫聞也者，色取仁而
行違，居之不疑者，此言佞人色則假取仁者之色，而
行則違之，安居其偽而不自疑也。在邦必聞，在家必
聞者，言佞人黨多，妄相稱譽，故所在皆有名聞也。
馬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正義曰：此周易謙
卦象辭也。言尊者有謙而更光明，盛大卑者有
謙而不可踰，越引證士有謙德則所在必遠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

包曰：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

故下可遊焉。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子曰：慝惡也。

脩治也。治惡為善。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

孔曰：先勞於事，然後得報，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

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與。正義曰此章言脩身之事也。樊遲從遊於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故弟子樊遲隨從孔子遊於其下也。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者脩治也。慝惡也。此樊遲因從行而問孔子曰敢問欲充盛其德治惡為善法別疑惑何為而可也。子曰善哉問者其問皆脩身之要故善之先事後得非崇德與者言先勞於事然後得報是崇德也。亥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者文治也。言治其已過無治人之過是治惡也。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者言君子愈則思難若人有犯已一朝忿之不思其難則忘身也。辱其身則其親故曰以及其親也。非惑與言是惑也。壇墠。壇。正。義。曰。封。土。為。壇。除。地。為。墠。言。雩。壇。在。所。除。地。中。故。連。言。壇。墠。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

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包曰舉正直之人用之

置邪枉之人則皆化為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

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

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孔曰富盛也舜有天下選

於眾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

不仁者遠矣孔曰言舜湯有天下選擇於眾舉臯

陶伊尹則不仁者遠矣仁者至矣樊遲至遠矣。正義曰此章明

仁知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者言汎愛濟眾是仁道也。問知子曰知人者言知人賢才而舉之是知也。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者樊遲未達知人之意故孔子復解之言舉正直之人而用之廢

置邪枉之人則皆化為直故曰能使枉者直也樊遲
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
諸在能使枉者直何謂也者樊遲雖問舉直錯枉之
語猶自未喻故復問子夏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者子
夏聞言即解故歎美之曰富盛哉此言乎舜有天下
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
尹不仁者遠矣者此子夏為樊遲說舉直錯枉之事
也言舜湯有天下選擇於眾舉用皋陶伊尹則不仁
者遠矣仁者至矣是其能
使和枉者亦化為直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包曰忠告以是非告之以善道導之不見從則止必

言之或見辱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

也言盡其忠以足非告之又以善道導之若不從已
則止而不告不導也切得疆告導之以自取困辱焉

以其必言之
或時見辱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孔曰友相切磋之道所以輔成己之仁

文會友以友輔仁。正義曰此章以論友言君子之

輔成己之仁德也

二勤也

入以文藝會合則文也。五難曰出章以備文言。會于曰

會于曰會于以文會文也。曰文以文藝合也。會于曰

夫其以言二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三

魏何晏集解

中邢昺疏

子路第十三

正義曰此篇論善人君子為邦教民。要大意與前篇相類且回也。入室由也升堂故以爲次也。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孔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

之然後勞之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請益曰無倦

孔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上事無

倦則可。子路問政至無倦。正義曰此章言政先

德澤也子曰先之勞之者言為德政者先

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可以政役之事勞之則民
從其令也請益者子路嫌其少故更請益之曰無倦
者夫子言行此上事無倦怠則可也。易曰說以
使民民忘其勞。正義曰此周易兌卦象辭文也言
先以說豫撫民然後使之從事則民皆竭力
忘其勞苦也引之以證先之勞之義也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王曰言為政當先

任有司而後責其事。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

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孔曰女所

不知者入將自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仲弓至舍

曰此章言政在舉賢也仲弓為季氏宰問政者冉雍
為季氏家宰而問政於夫子也子曰先有司赦小過

舉賢才者有司屬吏也言為政當先委任屬吏各有
所司而後責其成事故赦小過寬則得衆也舉用賢

才使官得其人野無遺逸是政之善也曰焉知賢才
而舉之者仲弓聞使舉賢意言賢才難可編知故復
問曰安知賢才而得舉用之也曰舉爾所知爾所不
知人其舍諸者舍置也諸之也夫子教之曰但舉女
之所知女所不知人將自舉之其肯置之
而不舉乎既各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包曰問往將何

所先行子曰必也正名乎。馬曰正百事之名子路

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包曰迂猶遠也言孔

子之言遠於事子曰野哉由也。孔曰野猶不達君

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包曰君子於其所不知

當闕而勿據今由不知正名之義而謂之迂遠名不

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
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孔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
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
是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王曰所
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君

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疏曰此章論政在正名也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者奚何也案此
家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
侯數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
為政政子路問之曰往將何以先子曰必也正名
乎者言將先正百事之名也子路曰有是哉夫子
也奚真正者過猶遠也子路言豈有若是哉夫子

言遠於事也何其正名乎子曰野哉由也者野猶未
達也夫子見子路言迂故曰不達理哉此仲由也君
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者此責子路不知蓋當闕而勿
據今由不知正名之義而便謂之迂遠不知蓋當闕而勿
與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
足者此孔子更陳正名之理也夫事以順成名由言
舉名若不正則言不順序言不順則政事不成行政
事不成則君不安於上風不移於下是禮樂不興行
也禮樂不行則有淫刑濫罰故不中也刑罰枉濫民
則躋地乃天動羅刑網故無所錯其手足也故君子
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
而已矣者此又言正名之事非為苟且也君子名此
事必使可明言此言此事必可遵行君子於其所言無
苟且若名之不可言言之不可行是苟且而言也
疏曰至濫罰○正義曰云禮以安上樂以移風者
孝經廣要道章文言禮所以正君臣父子之別明男

女長幼之序故可以安上化下風俗移易先入樂聲
變隨人心正由君德正之與變因樂而彰故可以後
風易俗也云云者不行則有淫刑監罰者禮運云禮
者所以治政安君也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
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又樂記曰五刑
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遠矣故禮樂二
者不行則刑罰淫濫而不得而明言者若禮人名不
正義曰云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者若禮人名不
以國以國則廢名是不可明言也云所言之事必不可
得而遵行者緇衣曰可言也熊氏云君子弗言也
行也不可言凡人法若曾子有母之喪水漿不入於口七
日不可言說以為法是而後君子名言之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

圃馬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樊遲出子曰小

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
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孔曰情實也

言民化於上各以實應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

子而至矣焉用稼包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

學稼以教民乎負者以器曰義曰此章言禮義

忠信為治民之要樊遲請學稼者樹五穀曰稼子

如老農者孔子恐其不學禮義而學稼種故拒之曰

稼種之事吾不如父老之農夫也請學為圃者樹菜

蔬曰圃樊遲又請於夫子學樹蔬菜蔬之法曰吾不
如老圃者亦拒其請也言樹蔬菜蔬之法吾不如父
老為圃者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者樊遲既請
而出夫子與諸弟子言曰小人哉樊須也謂其不

學禮義而學農圃故曰小人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用情
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敬故上好
者孔子遂言禮義與信可以教民也禮母不敬故上好
行義則民莫敢不服也以信待物物亦以實應之故
上若好信則民莫不用其情情猶情實也言民於上
各以實應也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
焉用稼者此又言天禮義與信足以成德化民如是
則四方之民咸化自來皆以禮器背負其子而至矣
何用學稼以教民乎○禮注云種穀曰稼如嫁女以有所生也周禮太宰歲
禮正義曰樹者種植之名五穀者黍稷麻麥豆也周
禮注云種穀曰稼如嫁女以有所生也周禮太宰歲
云園圃毓草木注云樹果菰曰園圃其樊也然則園
者外畔藩柵之名其內之地種樹菜果則謂之圃
則菜也鄭云周禮注云百草根實可食者釋文云蔬
不熟為饅謂璞曰凡草菜可食者通名為蔬○負
者以爲曰穡○正義曰博物志云織
縷之廣八寸長丈二以約小兒於背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

多亦奚以為專猶獨也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

於適用若多學而不能用則如不學也誦謂諷誦周
禮注云借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詩有國風雅頌凡
三百五篇皆言天子諸侯之政也古者使適四方有
會同之事皆賦詩以見意今有人能誦詩文三百
篇之多若授之以政使居位治民而不能通達使於
四方不能獨對誦雖多亦何以爲言無所益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今教令

也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其身若正不在教令民自觀化而行之
其身若不正雖教令滋章民亦不從也

語

五

卷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包

包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

封周公康叔既為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

如兄弟

子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正義曰此章孔

子評論魯衛二國之政相似如周公康叔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

王

王曰荆與蘧瑗史鱣並為君

子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子謂至美矣。正義曰此章孔子稱謂衛公子荆有君子之德也善居室者言居家理也始有曰苟合矣者家始富有不言已才能所致但曰苟且聚合也少有曰苟完矣者又少有增多但曰苟且完全矣富有曰苟美矣者富有大備但曰苟且有此富美耳終無泰侈之心也。王曰荆與蘧瑗史鱣並為君子。

正義曰案左傳襄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遂適衛蘧瑗史鱣史狗史緇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是與蘧瑗史鱣並為君子也

子適衛冉有僕

孔

子曰孔子之衛冉有御子曰庶矣哉

孔

子曰庶矣哉又何必

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子

子曰適至教

曰此章言治民之法也子適衛冉有僕者適之也孔子之衛冉有為僕御車也子曰庶矣哉者庶眾也至衛境見衛人眾多故孔子歎美之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者言民既眾多復何加益也曰富之者孔子言當施舍薄歛使之衣食足也曰既富矣又何加焉者冉有言民既饒足復何加益之曰教之者孔子言當教以義方使知禮節也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孔子言

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期月而可以行其政教必三年

乃有成功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

道也苟誠也期月周月也謂周一年之十二月也

滿三年乃有成功也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王曰勝殘

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不用刑殺也誠哉是言

也孔子曰古有此言孔子信之子曰善人為邦百

殺矣誠哉是言也。正義曰此章言善人君子治國

殺而不用矣誠哉是言者古有此言孔子信之故曰誠哉是言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孔子曰三十年曰世如有

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子曰如有王者必

曰三十年曰世此章言如有受天命而王天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

何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

人在先正其身也苟誠也誠能自正其身則雖令不從如

乎何有言不難也若自不能正其身則雖令不從如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

子曰何晏也對曰有

政 馬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正子曰其事也

事者凡行常事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曰如有政非常之事我為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

聞之

罷朝於魯君也子曰何晏也者晏晚也孔子訝其退

朝晚故問之對曰有政者辨子言有所改更匡正之

政故退晚也子曰其事也如政雖不見任用必當與

聞之者孔子言女之所謂政者但凡行常事耳豈

有大政非常之事我為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

之也

夫子云雖不吾以吾其與聞皆論若朝之事故云

朝於魯君鄭玄以將有臣於季氏故以朝為季氏之

朝少儀云朝廷曰退謂於朝廷之中若欲散還則

曰退以近君為進還私遠君為退朝此退朝謂罷

也

也。注馬曰事者凡行常事。正義曰案昭二十

年左傳曰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杜預曰在君

為政在臣為事杜意據此文時孔子仕於季氏稱季

氏有政孔子謂之為事是在君為政在臣為事也何

晏曰為仲尼稱孝友是亦為政明其政事通言但隨

事大小異其名耳故不同鄭杜之說而取周馬之言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

是其幾也

王曰以其大要一言不能正興國幾近

也有近一言可以興國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孔子曰事

不可以一言而成如知此則可近也曰一言而喪邦

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

孔曰言無樂於

為君所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如其善而莫之違

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

邦乎

孔曰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也所言不

善而無敢違之者則近一言而喪國

定公至邦乎

章言為君之道也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者其國有之乎孔子對曰一言而可以興邦其幾也者或曰為君難也一言而可以興邦其幾也者或曰為君難也一言而可以興邦其幾也者或曰為君難也

而興邦乎者此孔子稱其近興國之一言也事不可
以一言而成如人君知此為君難此則可近也曰一
言而喪邦有諸者定公又問曰人君一言而致
亡國有之乎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者亦
言有近一言可以亡國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
唯其言而莫予違也者此舉近亡國之一言也言我
無樂於為君所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也如其善
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
一言而喪邦乎者此孔子又評其理言人君所言善
無違之者則善也所言不善而無敢違之者則近一
言而亡國也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葉者至者來。正義曰此章楚葉縣尹問

為政之法於孔子也子曰當施惠於近者使之喜說則遠者當慕化而來也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

鄭曰舊說云莒父魯下邑子曰

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孔曰事不可以速成而欲其速則不達矣小利妨

大則大事不成子夏至不成。正義曰此章第子

之法於夫子也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者言事有程

期無欲速成當存大體無見小利也欲速則不達見

小利則大事不成者此又言其欲速見小利害政之

意若事不可以速成者而欲其速則其事不達矣務

見小利而行之則妨

大政故大事不成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孔曰直躬直身而行

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周曰有因而盜曰攘孔子曰

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

矣葉公至中矣。正義曰此章明為直之理也

中有直身而行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者此所直行

之事也有因而盜曰攘言因羊來入己家父即取之

而子言於失羊之主證父之盜葉公以此子為直行

而誇於孔子也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

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者孔子言此以拒葉公也

言吾黨之直者異於此證父之直也子苟有過父為

隱之則慈也父苟有過子為隱之則孝也孝慈則忠

忠則直也故曰直在其中矣今律大功以上符相容

隱告言父祖者八十過則典禮亦爾而葉公以證父

為直者江熙云葉公見聖人之訓動有隱諱故舉直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

棄也包曰雖之夷狄無禮義之處猶不可棄去而

答之辭正而義切荆蠻之豪喪其誇矣

躬欲以此言毀譽儒教抗衡中國夫子

為直者江熙云葉公見聖人之訓動有隱諱故舉直

答之辭正而義切荆蠻之豪喪其誇矣

不行樊遲至棄也。正義曰此章明仁者之行也。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者言凡人居處多執事敬則懈惰與人交則不盡忠唯仁者居處恭謹執事敬慎忠以與人也此恭敬及忠雖之適夷狄無禮義之處亦不可棄而不行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孔曰

有恥者有所不為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

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

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

鄭曰行必果所欲行必果敢為之硜硜者小人之

貌也抑亦其次言可以為次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

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鄭曰噫心不平之聲也

竹器容斗二升算數也

如斯可謂之士矣者士有德之稱故子貢問於孔子曰其行何如斯可謂之士矣者此答士之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之士矣者此答士之高行也言行已之道若有不善恥而不為為臣奉命出使能遭時制宜不辱君命有此二行可謂士矣子曰敢問其次者子貢復問士之為行此於二者云子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此孔子復為言其士行之文也宗族同宗族屬也善事父母為孝宗族內親見其孝而稱之善事長上為弟鄉黨差遠見其弟而稱之也曰敢問其次者子貢又問更有何行可次於此也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者孔子又為言其次地若人不能信以行義而言必執信者小人之貌也言此二行雖非君子所為乃硜硜然小人耳

抑辭也抑亦其次言可以為次也曰今之從政者如者子貢復問今之從政之士其行何如也子曰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者噫心不平之聲斗量名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算數也孔子見時從政者皆為士行唯小器耳故心不平之而曰噫今斗筲小器之人何足數也言不足數故不述其行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包曰中行行能

得其中者言不得中行則欲得狂狷者狂者進取狷

者有所不為也包曰狂者進取於善道狷者守節

無為欲得此二人者以時多進返取其恆子曰至

正義曰此章孔子疾時人不純一也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者中行行能得其中者也言既不得中行之人而與之同處必也得狂狷之人可也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者此說狂狷之行也狂者

進取於善道知進而不知退狷者守節無為應進退也二者俱不得中而性恆一欲得此二人者以時多進退取其恆一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孔曰南

人南國之人鄭曰言巫醫不能治無恆之人善夫

包曰善南人之言也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孔曰此

易恆卦之辭言德無常則羞辱承之子曰不占而已

矣鄭曰易所以占吉凶無恆之人易所不占

至已矣正義曰此章病性行無恆之人也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者南人南國之人也巫主接神除邪醫主療病南國之人嘗有言曰人而性行無恆不可以為巫醫言巫醫不能治無恆

之人也善夫者孔子善南人之言有徵也不恆其德
或承之羞者此易恆卦之辭孔子引之言德無恆則
羞辱承之也子曰不占而已者孔子既引易文又言
夫易所以占吉凶無恆之人易所不占也○
至承之○正義曰云此易恆卦之辭者謂此經所言
是易恆卦九三爻辭也王弼云處三陽之中居下體
之上處上體之下上不全尊下不全卑中不在體體
在乎恆而分無所定無恆者也德行無恆自相違錯
不可致詰故或承之羞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註君子心和然其

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爭利故

曰不和註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志行不同之事也

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

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善者好之其不善者

惡之註子曰善人善己惡人惡己是善善明惡惡著

人皆好之何如者言有一人為一鄉之所愛好此

一鄉皆惡之何如者此子貢又問夫鄉人皆好未

可為善若鄉人衆共憎惡此人何如可謂善人乎

曰未可也者言亦未可為善或一鄉皆善此人獨惡

故為眾所嫉是以未可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

善者惡之者孔子既皆不可其問自為說其善人也

言鄉之善人善之惡人惡之真善人也○註子曰至

惡著○正義曰言鄉人皆好之是善善不明鄉人皆

惡之是惡惡不著若鄉人之善者善之惡者惡之則

是善善分明
惡惡顯著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

孔曰不責備於一人故易

事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

才而官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

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子曰至備焉。正義曰此章

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者言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故
易事不受妄說故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
使人也器之者此覆明難說易事之理言君子有正
德若人說已不以道而妄說則不喜說也是以難說
度人才器而官之不責備故易事小人難事而易說
也者小人反君子故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
人也求備焉者此覆明易說難事之理以小人為人
說媚雖不以道而妄說之亦喜說故易說也及其使

人也責備於一
人焉故難事也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自縱泰似

驕而不驕小人拘忌而實自驕矜

不泰。正義曰此章論君子小人禮貌不同之事也
君子自縱泰似驕而實不驕小人實自驕矜而強自

拘忌不能
寬泰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子曰剛無欲毅果敢木質樸訥

遲鈍有斯四者近於仁

性行近於仁道也仁者靜剛無欲亦靜故剛近仁也
仁者必有勇毅者果敢故毅近仁也仁者不尚華飾

木者質樸故木近仁也仁者其
也訥訥者遲鈍故訥近仁也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惇惇怡怡如
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惇惇兄弟怡怡

惇惇相切責之貌怡怡和順之貌

子路至怡怡。正義曰此章問

士行也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者問士之行

何如也子曰切切惇惇怡怡如也可謂士也者此答

士行也朋友切切惇惇兄弟怡怡者此覆明其所施

也切切惇惇相切責之貌朋友以道義切磋琢磨故

施於朋友也怡怡和順之貌兄弟天

倫當相友恭故怡怡施於兄弟也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包曰即就也戎

兵也言以攻戰

之事也言七年者夫子以意言之耳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馬曰言用不習之民使

之攻戰必破敗是謂棄之

用不習之民使之攻戰必致

破敗是謂棄之若棄師也

